皇明輔世編

皇明輔世編卷之二

明太常毘陵唐鶴徵編纂　門人同邑陳膺謨評梓

李文達賢

李賢字原德河南南陽府鄧州人生而磬宇凝重不妄舉止嘗得劇疾太夫人葉危之有老嫗來視曰此非凡子也勿憂言已卽去明日而愈人以爲神七歲知向學稍長入爲州學生學業騰起一時師友皆莫敢與齒宣德壬子河南鄉試第一癸丑舉進士奉命察山西河津蝗災時學士薛瑄以御史家居賢往造之叩質所疑瑄亟稱之以爲英悟淳確非流輩可及　英宗皇帝嗣統賢上疏言帝王之道在保民禽獸夷狄雖聖人一視同仁其施也必繇親

及就未有民不得所而先養禽獸者今京師雜官不下萬餘以俸
言之指揮三十五石而實支一石雜官則實支十七石五斗是雜
官一員當京官十七員半矣傳曰朝無倖位則食之者寡況夷狄
人面獸心一旦有警其執必不自安前代五胡之亂可不鑒哉乞
斷自　宸衷為萬世計勅兵部漸次出之於外不惟省國家萬萬
無益之費亦可以消未萌之患蓋賢筮仕即有志當世如此雖議
不行而已巳之變發內雜官羣起煽亂應房賢言始驗正統丙辰
授吏部驗封司主事會有旨文武誥勅三年不得請必候九年賢
以職任所在復上言此獎勵臣下之法若候九年得者恒少不得
者恒多廉貪不分勸懲不立乞仍舊便後卒從賢言賢又言國家

京都北京以來所稱盛者莫盛於太學所創新者莫多於佛寺舉
猶贊是而補葺君重修太學雖極壯麗不多一佛寺之費聞及
游從學以致養賢及民之政後數年歸衛太學實自賢發之乙亥
憲宗轉功郎中踰兩月丁母憂及終喪補文選司郎中俟終制赴京補
舊吏部更五任奉公嚴毒不至辭卷尚書王直以公剛拗之而必師
事之尹讞以不識賢爲恥南陽知府陳正倫江西奇友也因邀賢往
見以道義不肯日無升面之雅而遽造門是求知也生大決所賈之邑
是秋虎冠亦同㐅英宗皇帝親征吏部侍郎曹鼐從以疾告賢代
之行己巳至淮待遇從官多罹凶難賢頒歸所聞景泰初年上因本
[illegible]

書延振出鳳翔良將次畢書戰長驅將有用將事並與併威中外
進言已詳然有關於　上意必者竊恐群臣以爲　陛下一身國家
天下之本而心又一身之本也正其本萬事理惟　陛下之心正
則國家天下之事可以次第推行乞留中以時省覽詔付給事
中李視等以災異上疏胡淬胄忠言宜賜覽納乃復取奏入會翰
林學竊置左右焉年來虜遣使求通好有詔絕之令廷臣共議長
策又言虜所以敢輕中國者恃其弓馬之强而已中國長策惟
術所習戰車若衛青之武剛車者可以禦之而又有取勝之道則
來槍是也臣觀車製四圍箱板內藏人下留銃眼上開小窓長一
丈五尺高六尺五寸前後左右橫排槍頭每車前後占地五步若

用車一千輛一面二百五十輛約長四里欲行則行欲止則止謂之有脚之城內藏軍馬糧草輜重以此禦敵使馬不得衝陣箭不得傷人彼若近前火砲齊發奇兵繼之彼若遠遁我勢益張我威益振備邊長策莫善於此然此策固善又在將士者何如夫今之將士猶古將士而朝廷於將帥特彰剖封之典於士卒頻加賞勞之恩待之厚矣然不能一爲國家復仇雪恥此忠臣義士所以扼腕而不能安寢也乞詔加獎諭仍飭中外將臣言采取而行是歲冬以合廷薦陞兵部左侍郎壬申奉命察四川有司之不職者癸酉還京轉戶部右侍郎賢以虜欲無紀不宜終徇上疏言北虜也先近殺其主併吞諸夷包藏禍心其志非小若只聽其講和貢馬

闘金帛之利度敵順之誠增數目名曾無定約竭生靈之膏血供無厭之貪求醜類日見盛强中國日加罷敝持此悠悠實非長慮惟　陛下奮仁者之勇勵總戎之臣惕然於心不可自逸覬變而動以挫長驅之勢振中國之威則夷狄之心自懾方來之患自弭詔下兵部少保于謙以賢言爲然請下其章以勵重臣甲戌轉吏部右侍郎詔須君鑑錄於羣臣賢擇其中善可爲法者二十二君又詮其最切者數事曰鑑古錄上之　英宗復位輔臣多竄遂以人望召賢兼翰林院學士入內閣典機務未幾進吏部尚書兼官如故左右有欲以汪后殉葬者　上問武功伯徐有貞及賢賢言景泰初汪妃雖立爲后即遭幽廢幸與兩女度日若令隨去情

所不堪況二十女皆幼可憫臣愚以爲宜厚遇之　上憮然以賢言爲是乃令出居舊王府逮巡撫大同副都御史年富下獄亨令數在時嘗被石亨趙彩將石彪奏害自大同逮至京　上問賢曰此人如何賢對曰行事公道在彼能革宿弊　上曰此必石彪被富阻其所行不得遂其私耳賢曰　陛下明見眞得其情遣官覈勘果無實狀富遂致仕而歸亨因此與賢不合亨請盡罷各邊各省巡撫及提督軍務等官山東奏民饑雖得內帑銀三萬而不足　上復召有貞及賢議有貞持不可曰散銀有弊無益饑者賢言天下之事未嘗無弊顧奉行何如耳散銀有弊而不賞是視民饑死而不拯也因歷陳食貨爲災之理　上深以爲然命增銀四萬

兩畿民全活甚衆時太監曹吉祥忠國公石亨以迎 上復辟爲己功竊弄威福 上漸不能堪乃密諭有貞及賢宜協心輔朕賢有貞念遭逢不偶凡事一以至公處之吉祥與亨滋不悦亨率兵西征御史楊瑄劾吉祥與亨縱家人奪民田 上嘉其敢言令吏部識其名將擢用之於是十三道御史張鵬等合章糾亨不法亨遂與吉祥謀此必有貞及賢所使相與譖於 上言已有迎復功爲有貞賢等所傾將俾臣等無遺類因伏地流涕不已乃傳旨收瑄及鵬等十三道御史下錦衣究主使遂併有貞及賢下獄其日風雷雨雹大作損殿宇公署瓦木吉祥之門老樹皆折亨宅水深數尺甚異 上知天怒在此亨等反言上天亦怒賢等蒙蔽辯釋紛

旨日安明且言彥上[illegible]精逐部俱論外任賢鎬[illegible]奏稱[illegible]爵發我

兼傲戶部尚書王國光[illegible]是日得其對語循前上曰朕未[illegible]

自薦同事未嘗附比王國光因頓首力言賢者識可大用上[illegible]

與請斂吏部尚書吏部春合理去避禍　上顧不喜曰南京遠仍留爲

吏部左侍郎章吉辭又大低顧　上意屬賢不得已匿[illegible]勸

侍同召對數書稱召賢即不喜發賢短毀之也旬月承天門災詔

復發尚書陸光祖賢上喜發辭不允將右亨張孔[illegible]遐頭天發

或因小事私情或係事亦[illegible]入見尚則張大其言使人畏而避者

上厭之召賢諭曰先年有文書整理每日常來者與餘總兵等

當係事或頃來爲不疑[illegible]賢自再[illegible]

往 上覺其意故不論之 上自此親信賢凡左右薦太必召賢問賢以為可用之不則不用 皇太子將出閣賢請擇學術端厚之士備輔導乃上劉詡等數人為坊官 上仍命賢總之日授書並字於文華殿 上曰先讀何書賢對曰四書經史次第講讀先大學何書 上曰經書有難讀者賢曰如二典三謨太甲伊訓明白易曉可先講讀時崇仁處士吳與弼以薦至京 上喜其來問賢曰與弼當授何官賢曰與弼純儒必能成就君德授春坊諭德專備青宮為宜與弼固辭不受賢叩其故與弼謂敕書太重以伊傅之禮聘之却以此職授之故不受賢謂如此亦固執矣且朝廷致敬盡禮待先生非輕初無不承權輿之意今必欲如傅說爰立

作相亦難既稱衰病務當大任倘勢不能行人皆失望不若且就官僚若果有建明則大任以漸而致不然所辟不允亦當就職以答朝廷至意與弼亦不從乞歸田里復請殉其志以勵士節 上思建庶人幽大內六十年欲赦之左右多以爲不可召問賢賢對曰 陛下此一念 太祖在天之靈寔臨之堯舜存心不過如此上意遂決遣中官衛送居之鳳陽出入自便初石亨等旣去各邊文臣巡撫軍官縱肆貪暴士卒疲憊邊徼騷然 上召賢曰自朕初復位奉迎之人紛然變更今乃知其謬卿與王翱馬昂商議推選務在得人 上定浙江布政白圭任遼東山東布政王宇任宣府僉都御史李秉任大同監察御史陳瑄任延綏山西布政陳

歷任陞直陝西布政尋調任甘肅以京官巡撫其地一時號稱得
人尋命賢脩大明一統志翰林官儒紳所居非雜流可與景泰
間陳循輩各舉所私非進士出身者十將四五率皆委靡昏鈍浮
薄之流無繇而退至是重修通志惟擇進士出身者此輩自知不
可居此托閣院達其意願補外職賢乃言於 上命吏部因才補
職翰林一清御史劉濬劾太傅安遠侯柳溥敗軍之罪 上怒曰
與賊遇安能保其無損且將數聞濬言豈不解體欲逮繫濬賢曰
耳目之任職所當言惟明主用其是舍其非而已不當見譴石亨
等因譖賢阿文臣 上知賢深譖不行而以賢言薄責濬已而溥
還自陝西 上曰溥爲主將畏縮致敗不罪之何以警衆論言官

授近臣之
驕敖難

是劫之叅其太傅景泰間三年一度僧數萬及天順二年如期來集賢言於 上曰此輩有損無益宜俟十年一度禮自披剃二十以上者俱令還俗違者發邊衛充軍著爲令 上一日屏去左右召賢從容言政治得失賢因言今天下頗安惟有一害 上曰何害賢言錦衣官校差出抄提罪人勢如狼虎所至貪求無厭有司不勝其擾 上曰此害誠然今後非大事不遣或謂賢招怨賢曰此輩尤重之不遣何緣得聞賢既得親近豈忍隱默不言乎若除此害然亦不辭劫 上於便殿屏人謂賢曰吾聞好預國政宜四方奏事者亦先若其所奈何賢曰惟在獨斷可以已之 上曰非不自斷某事某事皆不從其請但聽之則悅不聽則怫然見於辭色

賢曰於理果不可行且從容諭之自古人主權不下移若　陛下果能自攬乾綱事自斷以公處之則彼之勢漸消而趨附之人亦自少矣　上曰朕意亦然會石亨敗家居其從子定遠侯彪出鎮大同擁大同巡撫處已　上廉其詐并逮亨實於法　上一日從容與李賢言及迎駕奪門之功賢曰迎駕則可奪門二字豈可示後況景泰不諱　陛下正宜復位天命人心無有不順文武羣臣誰不心願何必奪門且內府之門豈可奪奪之一字尤非順幸賴陛下洪福得成其事假使景泰左右先知此事亨輩何足惜不審置　陛下於何地　上曰然彼將何以自解方悟此輩非為社稷計不過貪圖富貴[illegible]賢曰臣彼時亟知此舉之非[illegible]

止大之論

法行而絶患不起全在此等妙用

其謀者臣不從以臣之愚見若景泰果不起率文武羣臣請　陛下復位安用如此勞擾雖欲陞賞以誰為功老成者舊依然在職豈有殺戮降黜之事致干天象而羣小之計無所施矣招權納賄何繇而得忠良之士亦無擯排之禍國家太平氣象豈不繇此而盛易曰開國承家小人勿用言其必亂邦也於此舉之為尤信

上悚然大悟時法司奏石亨等冒報陞官者俱宜核究　上召賢曰此事可行否恐驚動人心賢曰若顯究則不可此等久不能安欲自首猶豫未決若許令自首免罪則安矣　上從之於是自報陞職四千餘人盡首改正或有議退其支過俸糧者賢不可而止

前此賢　封贈恩詣京謝至是陛辭　上特賜寳鈔三千貫因

賢曰先生已盡天倫之樂乎賢頓首曰臣父子所以有今日者皆　陛下之賜賜甲第一區賢辭　上曰聞卿舊宅去朝頗遠特賜近居以便宣召不允辭遷居之日　上及　皇太子皆有賚展之賽賢以朝覲官黜陟之典往往行故事無以示懲力言於上罷不職者數百人旌異者十人賜宴禮部　上命賢與王翺主之吏部初奏擬賢銓爲戶部尚書　上問賢以銓親不稱對乃用爲右副都御史　上命賢擇可爲戶部尚書者賢以山東副都御史年富執法不撓可居此職左右不悅者甚衆謂賢曰　上不喜此人不宜再舉未及言於上一日　上召賢曰戶部之缺非年富不可賢曰此人公忠有[illegible]衆[illegible]見其賢　上曰富之執法守

是廣文綱
柳鍊門遺
言

耳居此國計所關豈顧私情遂召用之四年庚辰虜酋亦來寇大
同守將失利遂深入虜門烽火徹於京師民驚遁不可止　上勅
諸將此虜窮之不過在邊掠牛羊而去實言於上曰京師宜出軍於
紫荊倒馬二關駐劄一則安撫人民二則使虜知懼不得久留深
入會兵部奏遣將統京軍赴大同殺賊　上曰緩不及事徒勞人
馬駐關之說可行於是遣都督顧彪領兵赴紫荊關馮宗領兵赴
倒馬關虜既有備又我軍不動去而復來遂撤二關軍赴闕野人
得以不恐既而虜亦引去五年辛巳虜西寇涼州莊浪督邠二王
以虜入爲憂陳邊事五條　上從之遣懷寧伯孫鏜率兵往剿
兩關北夫亦加以斷核野言宜有重權之與縱屬兵千所聯絡本

養存安鎮及襲充禪樂遞馬清匠綱卷諸事而採果一歲費錢三萬餘兩。上謂賢曰今府庫錢糧所入少所出多即軍官一季糧銀十四萬餘兩奈何賢曰自古國家甚畏冗食今一衛官有二千餘員者在京軍官老弱殘疾者宜令兵部漸調出外却以軍補其缺以省冗員。上曰此時恐難行賢曰宜安靜行之如無事然令其不覺可也。上領之賢又言官軍有增無減且天地間萬物有長必有消自古有軍功者雖有金書鐵券誓以永存然其子孫不一再傳犯法即除其國或能立功又與其爵豈有累犯罪惡而不革其爵者今若因循久遠天下官多軍少民供其俸必致困窮而邦本虧矣不可不深慮也。上曰此事固可慮當徐爲之吉祥從

下昭武伯欽殺人事覺御史劾之 上雖見原而特下詔戒諭欽臣欽益懼與吉祥養死士謀不軌欲幽上於南宮而立 皇太子因西師行乘機入內爲亂害朝臣之素有憾者擊賢傷首及耳且持賢謂曰某等迫於讒間不得已爲此請入疏以申救賢曰爾旣殺伉儐怨能止戈反正我當言之 上得疏乃知賢在甚喜旣脫於難 上亟召之入宮手疏曰逆賊就擒此非小變宜詔天下六切不急之務悉皆停罷且言自古治朝未有不開言路者惟擅權從塞之以遂其非録是陷於大惡而不悟自石亨等擯黜大臣言者[illegible]塞其流遂至此極 上悉從其言下寬恤詔而以開言路[illegible]

容[illegible]念實忠勤下勅[illegible]太子[illegible]保[illegible]辭不允 上[illegible]

容論人才及工部尚書趙容賢曰此人可取如曹賊反時文職皆畏縮逃避況兵非已任誰肯出者惟容白晳被甲躍馬呼於市曰好漢皆來從我曹家是亂臣賊子我輩是忠臣義士不可退避於是從者數十百人容於陳前鼓舞獎勵士卒滅賊成功如此存心行事人豈能及 上曰固忠臣也賢以西師未解而京師有變大軍不可輕出請復都御史王竑俾與兵部侍郎白圭分道禦虜虜引去邊臣尹旻請罷兵議者懼有後警賢上言兵存外可暫而不可久暫則爲壯久則爲老且虜安能保其不來若慮其復來更無休息之期況人民供輸疲困已極宜乘河開班師使民得屯種爲便 上命廷臣議卒從賢言 聖烈慈壽 皇太后崩 上見賢

所服斬衰與衆異取視之乃知賢服制合古即取賢服著爲法命宮中悉易之孟冬享 太廟適大喪禮未終 上以問賢賢言宜俟釋服後庶人情事理兩安 上曰微公言幾昧於理七年癸未春 上以足疾不視朝召賢曰大祀將至而疾未愈欲遣官代行可乎賢曰亦須至壇所雖不能行禮人心亦安 上至齋宮召賢曰朕惟俯伏艱於起身欲令一人扶之若何賢曰 陛下能力疾行禮尤見敬天之誠遂竣事而還二日晦夜賢聞空中有聲明日密疏曰傳言無形有聲謂之鼓妖上不恤民則有此異惟 陛下憫念黎元凡一切不便於民者悉皆停罷則災變可弭 上覽之召賢曰此事正須先生言先生不言誰復言者其具寬恤事條密

封以來賢遂疏十事一請清淹禁罪人二止銀場煎辦三停歲造紙劄四蠲被災糧五免觧米之徵六罷虧損馬匹七飭邊撫恤兵民八命有司存恤流移九戒御史察貪吏十禁外官因事科歛上曰朕總覽之皆實惠也即詔天下賢又請罷江南所造段匹及燒磁器清錦衣衛所監罪人止各邊守臣進貢止下番所遣使臣停內外買辦採辦　上不從賢執之數四止取前一條行之左右見賢力爭皆寒心同列亦爲賢懼賢曰古之大臣知無不言今雖不能盡然至於利害係於安危者豈可默默以苟祿位然上聖明亦不以爲忤也　上以　母后胡氏（係宣宗廢后）因疾請問尊號靜慈仙師非令典欲上皇后尊謚而左右以爲不便一日召問賢賢曰

陛下此一念天地鬼神寔臨之然臣之愚必須陵寢享殿神主皆如奉先殿之式庶幾稱　陛下之明孝不然爲虛名　上所舉行是時錦衣衛指揮門達有寵於　上專理詔獄兼緝事中外道路以目賢嘗以爲言達銜之會指揮袁彬爲其所誣下獄有髹漆軍匠楊塤救之　上命達逮訊達欲并傾賢怵塤使誣賢爲草奏狀狀牽捕數十人勢危甚塤佯諾之且曰若多官廷鞫之我對衆言彼無所逃罪矣　上命廷鞫之塤遂大聲曰此達所教也賢以事白上疏力辭且以知足不辱知止不殆爲言　上不允曰此細故無用介意八年春正月時禁中有讒言謂茂陵不宜復在東宮者　上疑之一日　上不豫御便殿召賢諭曰今庶事頗寧而太

者反搖賢頓首伏地曰此國本也 上曰然則必傳太子位乎賢又頓首賀曰宗社幸甚 上起立召 太子至賢扶 太子曰謝謝 太子謝 上抱 上足泣 上亦泣讓竟不得行久之 上疾劇命中官以遺詔示賢十七日 上賓天後五日 憲宗嗣位有欲專致隆於 上生母者賢曰 天子新即位四海顒望凡事宜悉遵遺詔庶幾順天理服人心脫或不然則當尊母妃爲 太后於 皇后爲 皇太后上加二字以別之卒如賢議尊 皇后爲慈懿皇太后貴妃爲 皇太后尋進賢少保吏部尚書兼華蓋殿大學士門達謫戍嶺表不知者謂出賢意其黨相與爲匿名文書指賢姓名欲中之賢不自安懇乞休 上不允下令禁謗議者

時災異屢見賢請出宮人以昭　聖德又上疏言人君一身天下之主若行事合宜中外順服不然則人皆離德而欲天下治安不可得矣治安之本在於涵德輔養君德又在左右前後皆老成端謹之人若輕浮生事逢迎取悅供耳目之玩信佛老之言者望即日退出毋令隨侍庶於君德無損臣受朝廷祿位爲宗社生民至計不敢不竭忠盡言惟　陛下剛斷而進退之五月五日風雹大作飄瓦拔木　上及郊壇賢復疏言天戒顯赫如此惟　陛下勉加修省雖在閒靜之中嘗如對越之際不可與左右狎亦不可聽其誘而寵用之惟日與老成之臣講論修德行政念茲在茲須刻不忘庶回天意賢以疾在告詔免常朝尋降勅命知經筵事及總

有定見亦有妙用然此時觀天順初為易行矣

修　英宗睿皇帝實錄　有司請造輦賢聞之亟入言先朝所造車駕尚有貯內庫未經御者今恩詔方頒百姓甦息未久奈何復為此　上即日寢其旨　皇后吳氏之廢小人乘機欲害賢者益甚　上命錦衣衛嚴禁之且遣衛士夜宿賢第護賢以行有內直將軍愬天順初因入直迎駕而陞今一切㣲職非法意　上念其久於後特復之而以迎駕奪門陞者紛然入愬不已賢言於上曰自石亨輩此舉之後人以得富貴之易貪利者惟幸有事宜發覺之且復故少保于謙等官賜祭改葬以雪幽枉　上亟是賢言命兵部核其以迎駕奪門陞者自太平侯張瑾興濟伯楊琮以下俱奪爵蓋賢欲消患於未萌故於　上即位極言之繇是洶洶者

衰息丙戌二月聞父喪詔起復賜賻甚厚復賜素帛備途中食用而令有司爲營葬事賢上疏言士見用於盛時者無分大小於父母喪皆得盡三年之制若臣以所任之事而不得盡恐無補於名教詔卿勿以私恩廢公義宜抑情起命以成大孝賢復疏言　陛下必欲起臣以爲國家事重不得以彼易此但令內外大臣當任者皆忠正老成之人使臣在此不過贊成其事即無臣一人事不廢臣之去就甚輕昔富弼累詔不起亦以朝廷有人不至甚不得已故也臣之踪跡類此乞容臣終制假使未塡溝壑則驅策駑鈍以報　皇上固有日矣詔賢當深念職任之重移孝爲忠不必固請遂遣太監林興輔行賢聞故鄉歲歉加以師旅請止官營葬

不從既抵家襄事興郎日促賢上道五月至京師入見　上慰勞
有加賢退即疏言　陛下謂臣可以委托堅使奪情而不知臣寔
駑鈍不堪古大臣若張九齡冦準輩雖起復而人不非者良以其
人之才足勝重任有益於天下國家如臣不過尋常之流無事之
時亦招物議今不獲命則不知者謂臣心寔以此爲榮姑陳奏章
免人之議而已乞察臣至情而矜從之奉詔勉留賢復疏言臣累
訴衷情而　陛下曲加勉諭終不矜允奉誦恩旨涕泗交頤所以
不能遵聖訓者區區之心誠有所不忍況臣日迫衰朽縱起供職
未必能副　陛下盛意徒重臣之慚增臣之罪詔促就任又遣中
官至第道　上意乃供職修撰羅倫上疏請許賢終制歷陳古今

一生有議而一誤至此

起復之非反覆數千言辭甚切直倫復詣賢私第告以不可賢怒力辭內批出倫提舉御史陳選等交章乞留之謂倫所言誠爲天下大計遠慮乞宥以開言路編修尹直引文彥博待唐介故事請賢留倫賢曰潞公市恩歸怨朝廷吾不可襲賢因上道中往來所得軍民利弊八事乞重守令之選毋拘資格以免廢政留河南所運之粟以備民饑停通州諸衛薪炭之徵以蘇民困蠲江南馬戶而復本處民戶代之以均勞佚增天津諸衛及河南滎澤新鄉諸處驛遞以便往來開衛學軍生歲貢以振淹滯　上即命所司議行之是歲秋率廷臣言今天下盜賊未息災傷未止仰惟　祖宗創業垂統宮禁甚嚴內外不許混雜府庫充積金銀不肯妄費勞

宴有常所而不樂備賞賜有常規而不濫及至於 祖訓一書尤
爲明備惟 陛下逮一省覽刻意恭儉以繩祖武以幸天下 止
方虛己以聽而竇感疾浹旬不愈 上遣中官臨問賜尚食及命
御醫日夕診視報狀凡閱月疾亟語弟監察御史讓及子璋惟以
國恩未報史事未成爲念以是年十二月十四日卒於賜第享年
五十有九贈少師諡文莊竇少卽有志聖賢之學爲諸生時嘗問
者問所志對曰爲學之道當如周子之言蘊之爲德行行之爲事
業其人大異之在吏部編書箴銘於座右與學士薛瑄文原善相
以性學相切劘而窮理之功益密故言益純學益充立朝四十年
不立黨與惟守一誠不知者始或疑而終大服之無異[illegible]

知　英宗遂身任天下之重知無不言天下亦倚之爲重雖履險處之泰然登對之際氣象從容言詞簡當將順匡正之力甚多

英宗嘗論景泰不與大臣接言賢曰自古明君未嘗一日不與大臣商確治道所以天下嘗安先儒謂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宦官宮妾之時少於君德方有益又言朕自復位以來未嘗一日忘南城時每以此戒左右賢曰安樂不忘患難古昔聖賢之君存心正如此又以戒左右最善又言飲食隨分曾不揀擇衣服亦隨宜雖首布衣人不以爲非天子也賢曰如此節儉尤見盛德若朝廷節儉天下自然富庶前代如漢文帝唐太宗宋仁宗皆節儉是以當時海內富庶非其餘可及又曰朕於四書尚書皆嘗遍讀如二

得漢之實
不行不衆

典三謨皆是格言賢曰誠如聖諭凡帝王修身齊家敬天勤民用人為政之事皆在其中此時正宜玩味體而行之　英宗毋為首肯愛惜人才惟恐弗力而以奬恬退勵名節為先耿九疇軒輗皆以廉介聞首舉耿為都御史軒為刑部尚書未幾耿為石亨所排斥軒以權貴侵官託疾去又屢言於　上而還之年富亦為石彪所陷彪敗力言用之禮部侍郎員缺禮部郎中李和求近習薦陞　上問賢何如對曰不知其人臣所知者學士李紹可任此因進言邇者士風不立多貪緣以求進如用紹請於御座召吏部面命之庶幾士類知警　上從之命下之日領朝僕然政務任九卿議擬不相侵奪時於　上前酌可否為行止王翺馬昂在吏兵部皆

今日安得此盛舉

上信任賢又能調護以是兩尚書得行其志其後任事大臣柔賢所薦已薦矣其人不知反有曾賄者或以告賢賢曰吾知用某才耳人有善若已出不白之不已兩廣兵興編脩丘濬廣人具陳兩廣事宜告賢賢奏濬言可用請付軍中爲平賊之助遇天變民瘼憂形於色每以裁抑浮費蘇息民力爲本謂內帑財物非濟兵民則人主必生侈心而移之於土木禱祠聲色之用自賢柄政前後發內帑銀捄荒恤邊凡數十萬計人有亟難以身捄之而於植臺諫慎刑獄尤惓惓焉有會試被黜者訐考官有弊 上不悅以章示賢賢曰此乃私忿考官實無弊如臣弟讓亦不在中列可見其公 上意方解言路屢闕而不至於銷鑠皆賢力主之惟成

本朝又有
劉瑾之事
矣

化初言者屢詆中官之惡謂不可使與國政得外補而或咎賢不申捄者賢曰此事何可激也甘露之變黨錮之禍諸君子獨不知之耶賢一日在内閣時太監曹吉祥嘗在左順門遣使邀賢往賢辭曰 聖上宣召則來太監請不來也曹乃令二火者挾賢至賢云太監誤矣此處乃 天子顧問之地某等乃顧問之官太監傳 聖上之命有事來說自合到此豈可令人來召也曹云吾適痴足耳先生幸恕罪其不少徇於中貴如此凡朝廷大政令涉於軍情邦計者必經賢議而後決天順初虜酋孛來近邊有言傳國璽在其處石亨請發兵乘機掩取之 上爲之動賢曰頻年災荒倉廩空虛兵民困極宜與體恤且虜近邊未嘗犯塞無故伐之必貫

寶況秦璽亡國之物亦不足寶　上嘿然罷之內府奏乏金用詔下戶部議請以蘇松嘉湖四府折糧銀折金五萬兩賢曰國家財賦仰給東南而金非其所產今欲折金價必踴貴聞雲南諸夷有歲辦金銀若以銀折金亦足以充國用松潘羌冦亂巳敕三司調兵勦之久不下賢曰三司頡頏牽制自不能成功若朝廷命一大臣統之則事定矣易曰長子帥師弟子輿尸不可不慮　上問可將者賢薦都督許貴遂用之而松潘羌始靖賢每以盈滿爲戒取小旻詩中語扁其堂曰臨深以寓安不忘危之義雖位及三孤不治田宅不蓄侍女自號浣齋孝友敦睦之行有人所難者所居圖書左右口誦手錄雖老不懈每有得即識之有體驗錄一卷雜錄

三卷所備顧問有天順目錄三卷有古穰集若干卷詩冲澹溫厚有和陶詩二卷和杜詩一卷讀易記一卷南陽李氏族譜若干卷平居無疾言遽色其容粹然見者如在春風中浮躁者爲之自失陰狡者爲之中沮論者謂自天順以來所以正君德恤民生進賢才廣言路抑佞幸却戎狄皆賢之力云其不能無議者南京給事中王徽等劾賢不職獲罪俱遠調都給事中張寧會大行申救忤賢復有忌岳正者爲岳正劾賢疏草賢亦銜之會兵部淸黃官缺尚書王竑偕部院大臣合薦寧堪任僉都正堪任兵部侍郎賢乃假歷練之說擬旨各陞知府時論譁然爲之不平二人抵任未幾並引疾致仕不復起不究其用士論惜之

太當氏曰文達歷事 三朝皆虛懷受善之主委任甚隆蓋人臣千古之一遇也文達亦盡展生平隨事効力周旋於武功曹石諸人之間力抗其鋒雖取怨禍曾莫之恤卒能開明奪門之非芟除倖位廓清朝宁俾利國家之有事以取富貴者杜其邪心功顧不偉歟一時文武大吏多所薦拔保全盤山懷遠均州莘容之得展其志說者謂有賴焉何以於羅修撰倫太當不可儀如是余觀自來有能牢挑遇事多有妙用以彌縫天下之耳目而益其缺失獨於正人少左獨甘心敗露此大學於好惡一念自誠意以至修齊治平不厭三復為人告也文達所切磋於文清之學文安在哉

王莊毅竑

王竑字公度江夏人戍籍河州正統四年進士竑正直剛毅有經濟才初爲戶科給事中郕王監國初坐午門南面視朝百官劾王振誤國讀彈文未起錦衣指揮馬順振黨也從旁叱言官去竑奮臂起曰順前黨振陷　上蒙塵今日上前叱逐百官又敢無上如此即捽頭髮口咬其面順倒地百官因批殺順　上起入宮猶倡百官慟哭不已　上令太監金英問所欲言對曰王毛二長隨皆振黨請置於法遂從門隙中出二人捶殺之血漬丹陛俄遷都御史陳鎰籍振家并其黨時餘黨尚多皆惶怖不自安而虜騎又充斥朝廷欲姑安餘黨之心而嚴愼防虜之策乃令衛士傳旨諸論

事者餘黨即爲流言以恐諸論事者竑與妻子訣曰吾今事乃忠義所發忠臣爲國以死爲安爾爲吾妻子當死節耳所遺幼穉寧無尙義者爲吾育耶遂與諸論事者入朝廷諭以前意竑詈乃悉心經畫防虜之策冬虜犯京師命竑監守北城軍當是時北城諸將獨戰勝追虜京師解嚴竑上言虜去不大挫必再至宜亟爲戰守計勿遂謂無事陞僉都御史守居庸關訓練士卒繕塞時邊軍洶洶竑以大義開諭正色以率之沉靜以鎭之人心感動北門屹然尋病還京蕭啓代之景泰二年總漕淮上三年兼巡撫淸理鹽法賑濟時徐淮大饑民流死者相枕籍竑盡所以救荒之術繼而山東河南流民猝至竑不待奏報欲盡發廣運官儲賑之戶部有

閱藏青州官劑便宜發朱尤同政蹟

仁哉

主者艱難之茲曰民窮至此吾恐遺憂朝廷故欲亟發而不吾從有變必先殺爾以謝衆吾乃請罪於朝耳主者不得已從之近者人日飼以粥遠者量散以米流徙者給米以爲道食被鬻者贖其人以還其家共用米一百六十餘萬石全活者數百萬人擇醫四十人分處六十極處流民之病者死者給以棺爲叢冢以葬之窮晝夜竭精慮事事躬理有所委任必委曲戒諭出於至誠人人爲盡力或述其行事爲救荒錄世傳焉先是淮上之饑 帝於披覽上閱疏驚曰奈何百姓其饑死矣後得茲疏輒開倉賑濟大喜因好御史不然饑死我百姓矣茲所至政先除姦貪畧吏闒風悉靡其逮問者無所寬假闟闒豪右夙肆侵橫者必補罪之相戒不敢

犯一時吏民畏之如神明劾巡河御史王岷貪淫謫岷戍開平四年上疏言山東河南東昌開封抵江北徐淮去年正月大雪異常夏秋雨水人民廬舍漂蕩麥稻渰没老穉顛連流徙邇者新春雨連月寒冱倍冬不識天意何在嘗觀易泰卦彖曰内陽外陰君子道長小人道消否卦彖曰内陰外陽君子道消小人道長蓋陽爲君子陰爲小人今方春陽長其候類秋冬是陽盛陰微殆食祿者君子少而小人多故也然小人之行甘懦而無用鈍而不敏訥而無言愚戇而冒犯天怒者乎必其欺詐若誠敬便佞若忠鯁大貪若廉大姦若愚卽書所謂靜言庸違孔子所謂色厲内荏者是也伏望　皇上念　祖宗社稷之重上天咎徵之戒責有位之臣痛

自修省改過進君子退小人俾忠良者任政姦邪者屏處又必省
刑罰而止聚歛節財用而抑貢獻罷無益之工嚴無功之賞散財
以收民心愛民以植邦本庶幾人事修而天變可回然欲辨君子
小人邪正又必本於聖德之明睿伏望　皇上月親講臣俾陳二
帝三王與　祖宗列聖養心修德之要以清出治之源則凡君子
小人莫逃天鑑矣臣濫處臺憲致茲災異無所逃罪伏乞罷歸田
里　上嘉納引咎勑諸大臣修省下有災郡邑賑濟焉又上疏言
饑民流徙就食臣分遣屬吏治河贍賑每遇過舟董令出米為粥
分給賴存活者一百八十五萬八千五百人勸諭富有力家出米
麥穀粟二十五萬七千三百石銀三千七百七十兩錢綿布半之

量給被災者五十五萬七千四百七十九家。缺農具種子七萬四千三百九十三家。亦以官物賑給。民流去撫來復業者五千五百九十三家。他境流冗安輯者萬六百餘家。幸賴 聖明。盜賊稀少。顧鴻鴈之哀鳴。方息鳩鶴之栖。哉未寧。更藉休養。庶底康寧。四年。少保陳循戶部尚書金濂皆言。茲心純政平。委曲調劑。弘濟民艱。況總督漕運。姦貪畏憚。兼理巡撫。兵民慕戴。陞副都御史。仍治淮安。 上皇復辟。言者追論其犯。關事謫浙江參政。尋除名。編管江夏。居半歲。 上覽奏疏。見茲有正倫理篤恩義等語。顧左右曰。茲所奏多為朕也。乃命還河州。天順五年。孛來寇陝西。我兵再敗。京師曹賊反。傷二三大臣。李賢薦起茲。視師。會虜退。再巡淮上。迎拜

道右者如蟻歡聲雷動會漕河涸禱祀輒大雨即日江水漲溢舟楫通行凡所措注咸行恩施聲望益重會歲大饑即先發漕米數萬石賑後方具疏劾罪　茂陵即位收用名賢陞兵部尚書具奏令天下邊將各陳戰守方畧嚴簡兵馬勸屯種復武學時兩廣大肆刧掠陝西虜在河套四川道鐸作亂廣西湖廣兩省猺獞入境邊報日至竑居中調度規畫允合事宜都督趙輔都御史韓雍皆奉

廟謨而行俱成功凱還時有條奏密雲古北之邊事者命下兵部議之竑謂其言可行遂以聞有忤　上意越兩日不報竑具疏以待　上不加罪或有爲竑慮者私謂竑曰自今凡事宜審重事有大利害可不計耶竑曰自今不遇此等事則已遇此等事吾

亦如此處之使利害有甚於此者吾亦不計也言者極服既而上疏復在京圍營軍士舊額革除諸將私役宿弊及薦修撰岳正都給事中張寧三事不報玆曰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吾可以行矣遂五上章乞休以歸盡玆守正嫉邪人知嚴憚不能盡行其志也正德間謚莊毅與李秉皆一時名臣比居鄉玆抗志寡交秉出入里閭博奕諧謔玆聞之曰執中八座大臣胡逐細民戲狎不自愛秉亦非玆曰所謂大臣者豈立異鄉曲矯激爲哉

木訥氏曰詩不云乎惟其有之是以似之莊毅馬順之捽人以爲一時感憤云耳不知惟其正直之節根於性生故一發之馬順再發之司倉者當是時雖死生交於前不知也蓋與客氣之乍盈乍

澗者迥乎寥絕矣世之譚經濟者率謂以員融通變成之而莊毅乃執一而不撓惟其有諸中者眞故動於物者遂令之必行諭之必信俾姦貪闒茸聞風遁跡人人寔心任事民生有不安天下有不治乎又何必員融通變爲也

商文毅輅

商輅字弘載淳安人宣德乙卯登解第一正統九年會試明年廷試皆第一爲翰林修撰 英宗命選辭臣劉儼等進學東閣輅與焉十四年 景帝監國入內閣陞侍讀時北虜入寇人心洶洶輅力主議請郕王即眞以安反側有議南遷者唾而斥之虜逼京城輅與文武九條經略戰守遣官撫輯甸居之虜徵各邊帥選兵入援揭榜賊營購虜酋僞爲喜寧報誘擒也先書遺虜營虜得諜與書自相疑遂遁景泰二年八月迎 上皇於居庸關九月陞學士時錦衣指揮盧忠妄言南內事中官阮浪死之窮治不已輅亟言險詐不可輕聽以虧大倫以傷骨肉之情忠始坐罪衆得釋三年

二語備當更不可少

初議易儲輅謂此國家大事有　皇太后在上臣下誰敢議此明日有旨會官議附和者衆竟易儲尋遷兵部左侍郎兼左春坊大學士仍兼翰林學士五年鍾同章綸相繼請復儲禍不可測輅因召對力救綸因得免　景帝不豫與陳循等倡復儲以繫人心不允繼具疏輅援筆增二語曰　陛下爲　宣宗章皇帝子當復立　宣宗章皇帝孫他非所當立者疏未及進石亨輩奪門迎　上皇復位召輅與高學士穀入便殿對曰朕在南宮知爾二人無偏向心如今正要用爾宜用心辦事且計議改元年號草詔須勅石亨密語輅曰今歲赦文須一抹光不須別具條欵輅曰舊例孰敢擅改亨輩不悅勝譖輅欲附致於少保刑案太監興安和解　上

愈怒瘢安曰當時此輩欲和南遷不會將置朝廷何地今有奪門功即復爾耳　上怒稍解乃坐削爲民略去　上每念商學士旁有擠者久之不得召成化二年遣使驛召至京以野服見復官入内閣首疏八事勤政納諫儲將材飭邊備革冗員設社倉崇先聖之號以配天開入德之基以造士又言文廟從祠諸賢洪武中增董仲舒正統中增胡安國蔡沈眞德秀但仲舒止稱舊官安國等贈謚未稱乞如伏勝等封伯爵四年議　慈懿皇太后喪禮得祔葬祔廟是年彗星見言官劾輅　上怒詰言官曰唐太宗用王魏朕用輅何不可欲加譴輅又力請宥言官　上曰輅眞大臣言官得不悶尋陞兵部尚書兼學士時王莊甚爲民厲輅言　天子以

天下爲家何以莊爲番西蕃四叛官軍往討未下 廷臣覬再出師
邀功有危語輅與彭時執不從未幾捷至五年冬燠七年彗星再
見天田入太微垣輅上弭災七事崇正道謹命令親賢臣愼賞罰
納諫諍勵官守恤軍民八年天下大水復請省科歛減力役寬兩
稅弛廐禁悉從之十年改戶部尚書十一年兼文淵閣大學士
上嘗召見從容議及郕王監國輅覼縷言景泰有社稷功當復帝
號左右聞者皆泣 上亦泣遂下詔上尊謚先是悼恭太子薨
上憂念已而知西宮有子六歲避忌無敢言者輅獨宛轉探引東
宮乃定輅復上疏略曰 皇子聰明岐嶷國本攸繫天下歸心重
以昭德宮貴妃撫育保護恩踰已出百官萬民皆謂貴妃賢哲近

正論每能委曲出之

代無比但外議皆謂王子之母因病別居久不得見揆之人情事體殊爲未順伏望勅令就近居住　皇子仍煩貴妃撫育俾得朝夕之間便於接見庶幾遂母子之至情慰朝野之公論　上召輔擬　皇子名逾月　皇子母薨於永壽宮輔舉宋李宸妃故事言得贈淑妃殯殮悉如禮是年十一月立　皇子爲　太子十二年、加太子少保吏部尚書十三年建玉皇閣宮內輔疏言　皇上爲此上爲　母后祝釐下爲生民祈福聖心誠敬人所共知但稽之於古未爲合禮昔傅說告高宗曰黷於祭祀時謂弗欽禮煩則亂事神則難乞停罷醮祠送像宮觀祭服祭器樂舞之具盡送太常收貯一應齋醮之事悉皆停止勿爲褻瀆庶幾天心昭鑒可以變

變爲群 上從之是歲進謹身殿大學士會黑眚見條上八事曰
番僧國師不得重給符券四方貢外勿受玩好諸色人許直言
自進分遣部使者慮囚理冤抑停不急營造寬三邊軍儲守沿邊
關隘增置雲南巡撫時汪直開西廠羅織數起大獄臣民恐懼輅
疏言近日伺察太繁政令太亟刑網太密人情疑畏洶洶不安蓋
緣委聽斷於汪直一人而直又寄耳目於羣小如韋瑛王英輩併
條直十罪又云直不去天下必危 上怒曰一內豎輒能危天下
乎太監懷恩傳旨詰責甚厲輅曰朝臣無大小有罪皆請旨收問
渠敢擅抄札渠一月擒械數十人南京 祖宗根本重地留守大
臣渠敢擅自收捕諸近侍渠敢擅易置直不黜國家安得不危

咋舌退奏上　上立命去西廠諸內臣故忠幹曾前輔臣楊榮孫楊燁逮至京語及幹直中主之幹不自安同列又從旁切擠幹遂請老陞少師致仕幹去萬安得為首相遂復西廠直益橫諸大臣皆諂事直矣幹家居十年卒年七十二贈太傅謚文毅幹方果好直言與王文陳循高穀彭時萬安劉吉先後共事每避大議能持正吉嘗曰余與商公處數十年未嘗見其妄殺一人馬文升曰我朝賢佐商公第一楊文貞李文達不及也

太嘗氏曰自余有知識閱秉均當軸之人無不藉中人之用事者為與援甚至以序預結相待而進遂使權歸中人閣臣徒擁虛器賢者雖欲挽之而無策稍有異同有去而已彼汪直之在當時可

謂用事而文毅乃直攻不少借雖文毅竟以此去位而西廠亦且暫革繼之稍得其人未必不終止也葢當時造膝納牖上下之情猶可竟通豈若今日堂簾之隔必於中人喉脗中取氣耶然則欲收均軸之權令求通上下之情又何道哉文毅在景泰中倡復儲之議於天順中稱　景帝之功亦人情所難者昔人稱其直言持正良不誣矣

即有作用
事非預料
逕何以濟
急

項襄毅忠

項忠字藎臣浙江嘉興府嘉善縣人正統壬戌進士授刑部雲南司主事戊辰陞陝西司員外郎十四年乙巳扈從北征　聖駕陷虜忠被執忠初宿土木帳中有朝官言降胡禿堅能漢語令帶錦衣鎮撫俸其二子在虜中俱用事忠心識之次晨詢左右得錦衣圍者悉其詳及歸潰被執諸虜酋前將害焉其酋令舌人詰忠爲誰忠憶前聞說稱錦衣扈　駕官而酋固禿堅次子也問父留京狀忠備言之禿堅子故撫衛忠以見也先忠不屈也先曰奚不跪令殺忠忠屹立如初徐曰願死禿堅子曰是非愛死者也先令拋忠出禿堅子遂留忠牧馬於沙漠忠詢　駕安在禿堅子曰在伯

竟不請迎駕何也

顏帖木兒營中無恙也忠泣曰王在吾何敢死禿堅子引置馬廐羈防稍寬禿堅子時遣人覘忠牧忠間與語則數揚國威曰我國家正當全盛偶因王振弄權輕敵喪師非比殘金破宋爲元俘虜仇恥雖雪王振既死謀臣勇士咸得自奮精兵百萬一朝壓境恐爾輩不能如前得志矣禿堅子亦憂形於色應曰我主言留爾主無用若中國來迎必還爾主忠喜曰盼使至迎 駕竟無至者忠乃自計曰吾走而被獲固死矣萬一不死可以報朝廷回 聖駕吾且萬死以走遂胡服挾二良馬而南越四日馬疲棄馬步奔[illegible]道扳巖涉澗凡七晝夜達宣府視其足陷瘃蔡剝者數百及[illegible]山東司郎中景泰二年陞廣東按察司副使按部高州諜報賊[illegible]

男婦數百流劫村落部將請發兵忠曰流賊無携家理恐無妄殺及訊其俘果皆良家被掠者盡釋之癸酉從都御史馬昂征龍水賊趙音旺等忠入對昂問計忠曰此猺倚大藤峽恃險播患脅從者衆難以進攻莫若檄賊以威諭民以德民出賊則勢孤而成功易矣昂喜遂委忠監軍時音旺等嚴守亟口關忠同諸將率師攻破之追至林家坊溝藍洞忠叱軍大進斬音旺及從賊一千六百餘級餘潰奔忠命勿進但諭之曰今日項兵道在此願降者免戮賊聞忠名相率而降者千數已馬昂慮巢穴餘黨伏匿貽患將來密令總兵勦滅時有轉餉夫千餘以夜近賊巢宿忠憫其無辜而俱焚也潛戒役難洩亟遣洗同知夜往約集點名衆方赴點而勦

減兵大至矣所全活又千餘人加從三品是歲丁父憂服闋改山東副使巡撫年富事多委之天順三年陞陝西按察使適陝饑以拯民爲己任不待奏報發倉賑之全活以萬計壬午聞繼母喪陝西軍民赴　闕留者千人召奪情還任時有生員馬雲犯罪被黜赴　闕陳情不遂乃詐稱錦衣鎮撫奉命還陝葬父時三司帳幬致祭以訂忠忠曰吾爲朝廷持三尺者可禮無賴子耶事敗三司皆被論忠獨免明年以大理卿往既行陝人復詣　闕借留乃改右副都御史仍撫其地甲申洮岷生熟番作亂忠調兵捕撫之因奏曰番入寇不擄城邑惟事擄掠遽勦之則傷生狃撫之則損威乞聽臣相機勦撫兼行　上從之忠擐甲督兵據要隘而待示三

日後行勦先期降者聽番人爭赴降不血刃而平時嶽州知州李佐痛抑權姦屠施知縣王鎰以侍御劾奏權姦左遷令獨持清白忠皆具實以聞　上命超拜佐漢中太守鎰延安太守成化元年虜犯延綏忠與寧遠伯任壽調兵禦之虜遁去疏築西安延安臨洮鞏昌鳳翔五郡城時陝大饑故忠所在具興大役使民得食其力以免流離關中水泉斥鹵宋有龍首渠歲久湮廢居民病之忠奏開一渠餘三十里詳見余子俊傳涇陽鄭白渠亦久廢奏募工疏通於平地則度勢高卑而穿之遇巖則聚火鑿鏃而穿實不二年而成名曰廣惠渠凡灌田七萬頃人懷其惠立祠祀之時虜酋毛里孩孛羅忽結聚爭套遂攻堡圍墩直掠榆林忠曰虜因我東

增截使不
渦騎是矣
何卜一劉
理爲久逞
計令乜里
我逆得據
爲穴也

爲鄉導伺隙而入乞嚴防延綏寧夏蘭花馬池諸要地使不得潛增截河套使不得駐牧可無患請於河州等二十餘衛所抽選其銳卒三之一又慶陽諸州邑壯丁一爲除外所戍守俾各遊擊部指揮等川行操演以振軍威　上從之虜見套難入孛羅忽遂擁衆突入神谷及黄甫川諸境而毛里孩又大舉屯四柳樹木瓜園犯延綏決旬未退會有言令忠貞鎮守寧夏仍任壽會大同總兵官彰武伯楊信寧夏陝西總兵李杲王英援延綏忠已調前屬衛及都境官兵三萬會勦又自率奇兵至榆林內外合陣二年正月甲辰虜三萬騎屯安邊營近境壬子虜八千騎入掠花馬池都督李杲帥師邀擊走之生擒十七名斬首十三級癸丑虜又犯白石蟶

都指揮錢能擊走之斬首三十級虜逃過河至清水川遇陽和守備都指揮羅俊伏發復斬首二級追至巴川堡七十里奪回原掠男婦及馬牛羊無筭都指揮呂原又於河曲斬首五十級虜復擁衆逼慶陽環縣守禦指揮僉事周胄等擊之已有所獲延綏參將韓斌輕出馳擊寧夏參將王安帥衆策援爲虜所敗虜益盛擁衆三萬入掠環縣石峽口都指揮林盛擊走之追至山城原斬首九級日久虜勢重大往往深入搶掠得利而去　上降旨切責適會師延綏斬獲虜五十有餘孛來又與毛里孩自仇殺乃遣忠請班師然毛里孩已據套爲穴烟火不絶矣　上仍降勅切責忠遂疏請設總督本兵與忠意不合從中止之虜竟深入忠五上疏請之

大學士李賢謂套非虜穴而毛里孩突據分犯不盡逐則邊境亦恐不安諸預儲芻糧及行各鎮撫選精銳造戰車期以明春或今秋大舉搜套其總制將官宜如忠所請　上從之仍以楊信充總兵官統京營兵一萬[illegible]一千五百神機神鎗諸器大同宣府寧夏兵一萬屯延綏境而以忠為總督時毛里孩入掠花馬池伏羌墩孛孛忽阿羅出塔答不花又駐近邊一敗之柳溝再禦之羣牧所斬獲甚少虜深入掠而副總兵張榮叅將王安游擊趙英等皆擁重兵逗遛不前忠疏劾之本兵請逮治朝廷皆置弗問乃上疏曰今毛里孩糾合孛來擁衆五六萬占駐河套月夜窺伺倏忽聚散在我未至而廣徵士馬則徒費芻糧旣至而調兵應援則緩不及事

兒延綏等處地既通套虜又極瑕一攻便破拒堵殊艱近又擄掠得志勢必長驅西犯宜急預備以臣相度惟靈州乃寧夏之襟喉固原之門戸東至萌城北至興武城堡二十餘皆虜出沒重地靈州不守則寧夏隔爲外境而固原勢孤無固原是無陜矣臣故與楊信裴當統大同官軍居中調發酌令趙英統涼州官軍秦傑許寧統宣府寧夏官軍分屯延綏要害三道截殺慶陽環縣則遣都指揮李富陞雲選京營頭班官軍屯駐聽調泥河倒柳樹一帶及柴兒關樓子水泉等處則遣都督王信會合偏頭軍馬併力交攻或虜其西奔也又遣趙勝湛清統甘肅官軍於莊浪蘭縣屯駐截殺其都指揮張瓚則統延慶榆林官軍聽調策應游擊督侯則統

此時如此其易

宣大官軍候虜入境即趨套搗巢臣等誓滅此而後朝食以紓
陛下西顧之憂疏入　上尚恐兵力不敷命劉聚李榮會師協勦
又命守備西寧都指揮孫鑑練所部官軍及屬番土兵候調策應
先是虜至延綏穴城塡塹而入游擊曾俊徑直走入套據之砲發
忠督集諸軍合陣環擊虜大敗奔投小龍州澗忠又嚴督游擊秦
傑奮擊擒斬二十六名顆又敗虜於三眼泉又敗之於小龍州澗
獲其僞右丞把禿等十一名斬首二十八級以聞　上賜勅奬諭
時關中東西形勝內險外坦毫無屏蔽所恃惟墩堡而舊堡二十
五錯列不齊相距有百二十里而遠者有四五十里而近者軍馬
屯操反居在內人民耕牧竟出在外故遇警無暇淸野盡被掠去

虜作不了
事件

及烽傳援至而虜飽出寨矣其西南直抵慶陽五六百里間烽火不接人民莫知防避其北則臺疎難瞭忠請移建舊堡十九座於外增建新臺三十四座於內靈州往南二百八十里并東西二路共增建墩臺五十八座庶聲勢相聯緩急有賴 上從之忠以毛里孩雖北遯然與孛來阿羅出不相能必復還套請更調宣大精銳騎卒與原統騎步卒湊合十萬以明年三月初旬剋期出勦會套虜東遁西師解嚴三年召還佐院事四年固原土達滿四反滿四者元萬戶把丹孫也 高皇帝下陝把丹率衆歸附授平原衛正千戶散其屬居開城三岔滿號滿家庄土達今自耕食仍紡射獵弗受役以故各擁馬牛羊以千百計而滿四尤以貲力雄其屬

中有李俊則素以桀黠稱者也往往藏匿亡命行刼殺人先是李來大舉入寇俊獨以牛酒迎迓李來喜賜以馬俊遂有北徙意丁亥春陳价撫陝以事急捕四俊等會新設靖虜条將劉清至固原守備馮傑門斂諸土達馬匹鷹鷂致隗衆土達皆怨俊遂乘間激四倡亂曰即不成投虜四因集土達三百餘據石城石城東西皆山左山壁數千仞無徑可上曳繩而登石山頂平可居千餘家前一山曰砲架尤峻絶又一小山曰炤壁高數仞山旁及後悉築高垣参錯嶔側其東西各留一門僅容一騎形勢甚險疑即唐土番石堡城王忠嗣所謂石堡險非殺數萬人不能克者也城中無水鑿五井如池深丈許外設棧道引水中河而下則築小城護之

俊復乘諸土達之怨一呼而集者千餘人散遣刧掠州官馬逆殺土官攻固原千戶所勢甚猖獗 上聞命寧遠伯任壽同巡撫陳价急勦之戰輒陷沒都指揮邢端死之 上怒停价壽俸戴罪殺賊四復糾隆德寧靜會寧開城安定各土達與遠近失業者烏合至二萬餘人中外震駭兵部請益兵 上令寧夏延綏會勦又令廷臣會議別推文武重臣以往大學士商輅首舉忠 上因命忠總督京營及三邊七郡兵同都督劉玉及都指揮夏正等討之忠未至前所召寧夏兵至有輕土達心陳价任壽不俟延綏兵輒深入抵城下賊猶乏器械僅持木梃鬬官軍復大敗指揮蔣泰申澄皆死之軍資砲械馬匹皆為賊有 上聞逮壽价淸下詔獄起大

理寺卿馬文升爲右副都御史巡撫陝西與忠協勦忠至軍申明號令分兵爲五營忠與劉玉駐中軍時彗出台斗尾指西南占者謂木在秦分不祥忠曰賊毒害生靈惡貫滔天今仗　天威問罪師直而壯何堅弗克兵家禁祥去疑昔李晟討朱泚熒惑守歲卒以成功是在謀不在禨祥也時京師武臣爭欲出師邀功勑忠計畫忠奏曰臣蒙勑諭處官軍數少今臣所調集三萬三千有奇已足滅賊今秋深天寒再調京邊各軍非惟路途往復勞苦萬狀而冬初河凍賊得遠遁虜且入套邊軍斷難久留擇於九月十九日督率諸將分路而進近巢而屯隨機應變　上從之初忠與馬文升議會勦方畧諸將皆曰石城四面阻山復有于城爲障險不可

攻旿再攻再失利須以計徐減之忠今畫工圖其形勢與文升手指進攻之路列戍爲七環石城山谷爲營陣忠與文升劉玉劉祚及左布政余子俊等屯中路延綏巡撫王銳參將吳愷等屯酸棗溝甘肅鎮守毛忠陝西鎮守白玉監軍御史鄧本端屯木頭溝參將劉清夏正右參議嚴憲等屯打剌赤寧夏副總兵林勝參議崔忠屯紅城子都指揮江盛屯沐家堡都指揮張英鞏昌同知羅豫屯半房堡去石城各十餘里忠期三日各出精銳先嘗賊且探地利迺大舉是爲九月壬辰也乙未五鼓胡愷兵繇李俊溝進毛忠兵繇木頭溝進夏正兵繇亂麻川進姜盛兵繇黑城子進林勝兵繇好水川進張英兵繇騾毋川進而中軍則繇金佛溝進比抵城

賊擁衆分道接戰、而延綏軍恃勇奮而前、少却、亡二十餘人、而瀕

死傷者亦多、已亥、忠復督兵往探山勢水頭、賊逆戰、佯敗去、忠直

逐至城下、夾攻、大敗之、斬首二百二級、其墮崕澗死者二千餘人

還銅砲百計、神鎗千計、時賊多城外居者、官軍貪取其牛羊屬還

賊遂得歛入城、是日、毛忠簡銳卒四千、直趨占木頭溝上流、擒斬

奪獲比諸軍獨多、庚子、晨起、毛忠令於軍曰、賊易與也、且能有

鄧監軍曰、項公有令、賊營勿深入也、毛忠嘆曰、忠老矣、奮跡降

爲朝廷守西陲五十餘年、卽被擄親擊、殺數千百、故家賜姓名、官

錄千夫長、歷大將、錫世封、何有此鳳輩哉、叱諸軍急擊、弗失於

子擧並發、直抵椶梁山北、督其從子海孫鎧、首冒矢石、先登、賊

此時一退雖不復振矣

其北三峰頭及其東二峰頭克之焚窩舖百餘處生擒二十四人斬首七十三級墮崖死者千餘奪獲神鎗火砲弓箭牛羊馬無算賊窘迫皆號哭有自縊死者而毛忠竟乘勝入險賊奮力拒之官軍死者甚衆毛忠中流矢而斃時文升亟督騎兵五百持束芻往焚柵而西路賊乘勝復東官軍不能支頻潰都指揮周璽贊登死焉都督魯鑑傷神鎗劉玉被圍於城下中流矢陣亡家丁三四人忠帥師援之亦中流矢兵稍却忠手斬甘州退縮指揮丁某以徇衆懼復登山鋭攻圍解劉玉始出馬文升命所部破空塡列以張聲勢敗軍猶欲遁忠令曰凡逃即斬其傷者歸各營責人調護之衆遂定時忠恐其遠虜及甚文升曰勝敗兵家之常矧賊多戰死

勢已奪且黃河未氷賊安能遠飛連虜哉顧徐圖之忠乃遣舍人
齎璽上聞併述毛忠陷陣狀仍令璽言賊勢孤危蕩平在即以慰
中外甲辰都指揮劉晟先二日統騎兵三千人自甘州至是日忠
復會兵攻城依山而陳顧山險難克且短易蹶兵在山巔者數千
人未能擊方懼賊自危而賊恐我再攻山亦自危詐請降忠佯許
之山巔兵已退四等因邀總督總兵爺坐城下受降忠不擐甲直
單騎赴之僅以二卒自隨四出數百人露刃繞門外以待而輕騎
往來矢疾如雨以示武忠抵城下神色不異劉玉亦馳至四同姪
璹帥黨三十餘出跪訴曰四等本良民被劉參將馮指揮所苦以
有今日乞宥死請降忠曰朝廷待爾輩恩渥矣既爲劉參將馮指

揮激變今朝廷已械赴京治罪爾輩尚叉耶果降必悉釋四等羅拜期明日出城降仍訴要巡撫翁來文升曰不去是示之怯乃從數十騎列陣而來近城濠遣官大呼曰賊奴何無理天朝文武大臣咸在爾逆賊也豈應索騎四外旋繞叱去之四等訴如前文升曰此二人詔獄久矣爾輩其速降朝廷止誅首亂爾輩罔皆脅從悉宥弗治也毋疑畏四等又皆羅拜忠顧璹曰汝被脅入非叉者璹乞命乃先携之出璹蓋初奉陳巡撫令捕四而爲其所脅從者也初忠與劉玉赴城下久之不歸諸將愕顧失色馬文升語太監蔣冒賊窮蹙無信義冀一兩公被留不大損國體耶吾儕且何辭於朝廷及見忠從容自若文升嘆曰眞大勇也東南有此人可謂

不爲風氣所局者四見忠後自幸可逋誅歸告李俊俊笑曰汝伊亂首試思一伯三都指揮三四千軍民皆喪汝手朝廷有赦首亂終不殲者乎愼勿爲所詐自投死也四乃又設柵自衛飭戰具不復言降矣明日有一人從城中來代璘賞服馬至者左右告忠曰此賊前院軍牢張馬六兒也乃從賊忠呼問曰爾可回否馬六兒懼不敢對因留詢城中事竟不吐寔顧復譸張詐誘欲陷我軍忠遣人押發固原令前至山溝殺之十一月丁巳先是忠與劉玉周文升親督精銃繞石山巡閱以覘城虛實見城之北有一閒道逼步不通騎是日西北風大作忠乃命諸道軍各持燕尾炬火球飛竿艾草登高乘風縱火飛炬入城燔毀棧栅烟焰貫山熏衆營壘

傷死甚衆賊不能支乃奔馳下山忠督官軍邀擊斬首五百七十
餘級生擒二百二十四人獲馬四百餘忠以捷聞　上賜勅奬諭
已未文升與忠謀曰賊城中乏水近芻粟亦漸乏若絕其汲坐
若釜魚當即斃矣忠遂令官軍盡焚近境山澤草賊馬死者殆盡
則又盡以死人塡塞城外水泉賊夜汲者設伏掩捕之多被獲忠
曰賊窮蹙無慮矣益急攻賊竟嬰險自守時軍中聞廷議主益師
而廟議則否劉玉曰師應益否忠曰兵有合變吾據賊水草坐扼
其要勝之必矣京兵弱不任戰即簡練盡得精銳馳數千里來塞
外此自疲耳何益於攻取獻議者意在邀功冒賞止之便馬文升
皆若止益兵萬一賊不平誰任之第上請朱永率宣大兵五千循

邊而西賊平則返果未平則星馳協勦非晚也請之便忠乃手疏以請下兵部議覆如忠請　上令遊擊許寧統宣大精兵三千往助之然忠自日夜爲謀不待援也因石城南門近東山中營往來恐爲所乘乃令都指揮孫璽帥兵五百駐山上覘賊出入以定我軍往來時中營軍行未畢而璽兵先掣賊據前山矢石雨下中營軍阻不能出時指揮曾鎰帥莊浪兵一千出爲前鋒入爲後殿被襲亦阻至夜分始回忠曰此非賊能璽兵掣[illegible]故也明日令璽俟中營軍行訖且遠乃掣自此賊不敢出襲中營軍得結陣而回獨延綏軍與賊對壘日被攻圍不能支忠曰彼處當發兵邀擊攻其所必救賊若上山攻我我以精兵衝其脇賊必敗劉玉從忠計乃

遣其子文同甘州達官指揮赤撒率土兵五百候賊上山卽繼進
以邀其後賊自是不敢復犯延綏軍賊信胡神巫問成敗巫曰
夷夏原非敵須知舉事艱要知成與敗今日戰爭鬧是日賊果出
生力兵上山銃攻我期必勝以符神讖劉王依忠計擒之遂斬首
三十八賊大敗又感神語大恐時天氣大寒諸道軍日攻城頗生
怨忠聞之語文升曰師老矣恐生他變卽黃河冰虜入套我師不
能久駐倘賊乘閒突出奔套與虜合患誠不可言亟攻城爲上策
文升曰如城堅何忠曰向日火攻時賊死塡壍水卽不流吾固知
上流可塞也今四郊兵困賊無從出汲惟塞其流則斃在旦夕城
卽不攻自破矣乃命都指揮劉清率兵三千斷好水川巴巳令諸

道軍晨發會山下賊山上矢石如雨諸道軍仰攻忠振甲仗劍親立矢石間督戰文升勸忠持重忠曰奉命討賊師久無功死何惜諸道軍聞之人人前奮無不一當百矢至面無敢避者殺傷千餘但不獲斬級日暮撤兵明日又發會山下則用大將軍礮擊之賊死傷殊衆竟占險不出庚午忠取土填城外濠又取各城上圍杅木數千縛成天橋置去廂車輪上軒昂隨人低其前以避矢石驅車至城下賊乃闢所立木柵懸大石以防忠欲舉此臨城衆恐多傷人文升曰豈有攻城不傷人之理諸公終猶豫乃止賊大恐遂出者日衆忠戒諸軍曰此輩不可追也欲散之使歸務先招之使出出即給免死票令旗牌手送出營聽其歸自此逃出者日衆賊

雖嚴法禁之、終莫能遏。忠又令人四出招之。壬申、賊有楊虎貍者、西域人也、驍勇健鬬、且知兵、四倚為謀主、四苦渴甚、謂非虎貍莫能汲、虎貍乘夜出汲、為伏兵所擒、縛至中軍、忠方秉燭與馬文升、劉玉籌攻取、虎貍至、甚恐、忠叱斫頭來、虎貍哀鳴乞宥、忠曰、汝死已遲、顧不足污我刃耳、虎貍曰、出聽招耳、忠曰、爾既聽招而來、不必懼、爾肯自效乎、虎貍伏地哽咽、願受命、忠曰、爾能生擒滿四、或殺四首獻否、虎貍曰、能、忠目劉玉、劉玉起、折箭與誓曰、爾如擒斬四、有朝廷賞格在、金百兩、銀五百兩、世官指揮使、即示以格、虎貍曰、四主堅壁不輕出、顧內圖未易也、必誘之出戰、乃可擒、遂解所乘金鉤賜之、以昭信、仍歃血遣之、尋復屏左右、問曰、何日可戰

虎貍曰只在明晨又問曰何地可戰虎貍曰只在東山忠曰慎勿爽信虎貍曰萬不敢弟恐天雪耳雪則有水遠難爲力但四最畏神鎗若放即退入矣忠曰四精銳尚多爾可計移其兵上東山乃信復約明晨戰諸將曰柙中猛虎暫爲搖尾憐耳奈何縱之忠曰我推誠待彼彼不敢欺虎貍泣謝去癸酉五鼓忠督諸將整兵而出至東山口係延綏兵信地忠恐機泄乃紿參將胡愷曰爾兵連日傷且疲暫休矣今日中軍代爾守愷即自撤忠令登高覘之見一乘白馬出城者乃四也尋果有甲而馳者數百人立東山上衆始信虎貍不欺劉玉麾兵急進忠曰未可兵一進彼必退矣如此者三偵者忽報今日賊矢多仰射忠叱曰賊多詐毋輕信國仲虎

地奇險非內開未必即破

貍倒戈意也已而衆漸覺然賊黨殊强恐玩之以自敗忠乃督其下亟前戰久之殺傷相當我軍伏發賊大潰斬首七百餘級生擒五十餘名滿四已爲忠家丁擒矣忠曰四旣擒城中膽裂矣乘勝逼之破可必也劉玉曰師久且疲旣得滿四姑少休遂攻之恐賊堅守難拔遂以四歸營時李俊已死衆復推四姪火敬爲主旋亦就擒賊遂平忠曰石城險極後有叛者必復據爲穴非盡平之不可乃發萬人平之是役殺賊前後七千六百有奇我軍死者亦不下萬因命收瘞戰骨左布政余子俊昭祭之立石爲記爲善後計請改固原爲衛兼設兵備道以西安㕓城爲所設千百戸守之忠進右都御史爲文升王銳加左副都御史劉玉加左都督[illegible][illegible]

賞有差文升每語人士達驍猛關中根本四未平時朝野洶洶使其得志天下事未可知也項劉二公畢竭心力凡宿原野者六十餘日躬冒矢石者二十餘戰始克殄平巨寇而止各進一階較諸趙輔劉聚王越封拜如寄者不無功懋賞薄之疑庚寅秋京畿大水民饑命巡視順天河間永平三府忠發官廪又勸分得米十六萬五千石銀布牛羊各萬餘全活不可勝計是年冬荊襄流民復亂李鬍子名原河南新城人也僑居棗時流民蝟集從劉千斤石和尚王彪乘勢為亂劫掠荊襄兵部尚書白圭奉命帥師討之雖營移文散遣而有司虛文勘報實無一人還鄉幸而劉千斤石和尚就擒遂班師論功晉太子太保愿魁惡未盡蕩也且其黨狂郎

九讀是一大病

介楚蜀秦雜四省間地曠民稀中有草木實可採掘食一遇年荒民飢輒徙入不可禁四省官互諉非其境故原與馮虎復糾小王洪石歪膊等流刼南漳洵陽內鄉渭南諸邑衆至二百萬餘原自稱平王而署所部爲總兵先鋒遠近騷動巡撫荆襄右都御史楊璿奏臣率督叅將王信調兵三萬各道進討兩被挫敗臣才不勝任乞簡命素負威望曉暢軍機大臣一員爲總制　上乃命忠總督荆襄軍務同都督李震往討之七年正月忠至襄深念流民逃入山谷其始不過苦飢欲糊其口豈甘爲寇聚集旣繁殖黠者遂相雄長廹脅衆庶不得不從卽有善良頓不能自脫忍槩兵之耶乃大書　聖旨諭榜文數十紙遍示山谷有能去此自歸農者

解亂當如此然非在成功之亦不能動

誓勿殺且復其家五年今雖爲賊而能自新者亦宥其死時其黨多願出者李鬍子輒殺之督衆列營拒守忠謀諸李震曰衆爲暴賊所制又爲浮言所惑故弗出耳茲欲孤賊勢宜執言盪平而實事慰遣一面馳檄四省都司會兵聽調一面飛檄保靖永順土司刻期齊到一面遣父老土人進山開諭生路復懸檄發旗再四傳諭蚤回鄉井又移文四省三司守巡官各樹招安大旗於通衢遇流民出山者即給與黃榜口糧還籍歸農流賊出降者發四川充戍而各山口要害出沒所必經者俱令見在官軍沿山操習分屯把截大震兵威於是各山流民相率告曰大軍烈於猛火進則不分玉石焚矣况榜諭我生路何不蚤出而坐受斃也纍纍扶携老

幼出山禁之不可得赴轅門訴歸者日千餘自春初至春仲有貫址姓名報數登册者四十餘萬其脫籍貼戸四出不聞官者又莫勝計忠喜曰賊易擒矣先是本兵白圭曾遣錦衣百戸吳綬爲贊將王信贊畫乃說信曰總兵一招而瓦解如是功何易成也當置吾儕於何地因相與煽浮言以撓軍機忠方苦浮言至是圭又請止調土兵忠聞之驚曰流民之出雖以恩諭招之亦以兵威脅之耳今出者未靖伏者尚多若止土兵則彼無所畏出者再入賊復猖獗矣前此既誤豈容再誤與其保位而稔禍毋寧自罪以除兇乃抗疏論與綬之惑亂軍機奉旨勅回又請仍調土兵 上從之四月土兵省軍俱至共二十五萬分屯八路進勦忠與李震移營

駐房竹界有土人報賊已徙匿深山所留精銳數萬為力抗計忠因嚴督前哨土兵突進大戰斬首五十餘級生擒二百餘人賊遂奔入房阜山中忠曰石門庸城房阜諸山皆賊數其出入所必經者且多險可伏兵乃簡精銳六千分兩翼埋伏仍約諸道軍一聞砲響奮力夾勦故令餌兵馬皆解鞍散牧以疲卒守之賊闞狀擁衆出掠砲發諸道軍四面環攻之賊奔潰伏起邀之斬首二百餘級生擒五十餘人驅出山居男婦三萬六千有奇分遣歸忠知連戰勝賊衆必離復遣父老入山曉諭限以旬日流民出山者又五十三萬八千餘人李鬍子小王洪率衆刦掠如故忠嚴督諸道軍防守要害俄有賊子二更時突出殺死官軍燒燬營寨前據官城

山時連雨螃蠏溪漲難進兵忠乃移營近溪佈橋於溪上戒令湖廣按察副使余珦督都指揮李震帥兵設伏候賊渡溪即發信砲外軍撤橋內兵出擊賊果夜至諸道遵令大戰墮溪死者千計忠督諸道軍入山併力奮擊李鬍子擁衆堅拒都指揮李震直入擒之并擒小王洪等一百三十九人斬首二千八百餘級驅出家口二萬八千九百三十二名內選壯丁充戍湖廣邊衛者五千餘人其餘族屬悉隨附籍收管給田屯種提調 上賜勅獎勵十月流賊盡平省諭出山復業男婦劉興等五十萬七千七百名口撫遺賊首王安董道等二百八十六名斬首六百四十餘級編戍張[illegible][illegible]者[illegible]曰辛[illegible]陳[illegible]十事[illegible]留撫治[illegible]

史會有星孛於天因言者謂荊襄殺戮所致忠列疏自陳言爲國任怨未嘗妄殺因乞骸骨 上温詔慰留且召還之後荊襄三十餘年牙孽不作跡推創之力未必非撫綏之功也十年陞刑部尚書逾月改兵部尚書忠曉暢戎務簡賢屬以自輔不敢玩愒廢事自戶兵分曹分彼此莫知實數忠一至部即以團營軍糧冊親自磨對但見在籍操練軍比景泰初已減七萬五千七百有奇而月支如故嘆曰團營改設僅二十五年伍既虛而餉不縮故曰吾非度支也坐視彼輩乾沒邪具疏以聞曰前此無論矣今以往如再不追究非惟民脂日削國課日靡抑且戎行愈耗根本滋空其何以資緩急之用 上命忠會戶部從實秉公究明十三年錦衣百

卞深可觀

戶韋瑛者挾汪直爲伺察屢興大獄至捏執京朝官中外重足莫敢言其罪會輔臣疏直罪惡　上素甚吏部尚書尹旻掌院李賓皆朒縮不前忠乃奮筆具疏草倡諸公聯奏之瑛坐謫戍邊且革西廠天下稱快既而以御史戴縉言復命直坐西廠其黨競仇忠不置又千戶吳綬時亦用事極力朋構欲置之死忠廷辯慷慨不少屈直不能難僅坐落職以去久之附忠者皆敗　上洞察其枉復兵部尚書致仕自去官家居者二十有六載中朝縉紳推舊德宿望可當大任者蓋未嘗不屬意焉弘治初吏部侍郎彭韶巡撫兩浙嘗薦其可用而遘疾竟不果起卒贈太子太保諡襄毅

大督氏曰襄毅始從馬公征瀧水馬問計襄毅曰莫若懾賊以威

諭民以德民出則賊弱而易成功瀧水竟以此平既而荆襄流民聚衆至二百萬勢益洶洶矣公亦以此平之大都內地之盜多係脅從其敢行稱亂者能有幾哉故一檄一諭而衆自離矣其於土達頗用全力單騎受降覩汾陽尤難非李俊止之滿四果降矣余謂日者寧夏之變總督能單騎抵城下諭之利害劉哱諸人且迎之以入矣何至殺人數萬費帑金數百萬哉蓋其初一念之悖逆但亟求洩憤於撫臣故不暇再計耳非有他謀亦非有大志也撫臣死則憤心洩懼心生矣迎機誘之焉得不從即不從必無加逆總督之理柰何其不出此也京軍之出以馬端肅之練達猶有賊不平之疑襄毅力辭之非庸情可及已顧毛里孩之爭河套方戰

而虜俊得徑直走入套據之如此其易也卒不及收套以入版圖惜哉襄毅可取而不取襄愍難取而欲取得無兩失之乎

彭文憲時

彭時、字純道、江西吉安府安福縣人、自少端重寡言、不與羣兒狎戲、正統戊辰會試第二、廷對賜進士第一、己巳秋 英宗北狩、郕王監國、被命同商輅入內閣、與陳循諸老同事、時雖晚進、積學素履、爲 上所眷注、時繼母余卒、乞終喪不許、尋陞翰林院侍讀、景泰元年、復上疏力求終制、忤旨、去、三年服除、不得入內閣、遷左春坊大學士兼侍讀、七年、寰宇通志成、遷太常少卿、仍兼侍讀 英宗復辟之元年九月、岳正許彬諭罷 上召時見文華殿、令近榻前、問曰、爾是正統十三年狀元耶、時對曰、臣不才誤蒙 聖恩拔擢、因叩頭者三、又問曰、第二陳鑑、第三岳正乎、對曰然、又問今年

幾何對曰臣犬馬四十五　上笑曰正好用事賜酒飯出是時內
閣進退甚輕惟時召見後命下以太常少卿兼翰林院侍講復入
內閣典機務以前職兼翰林院學士　上方倚任李賢數召面議
賢退必謀諸時時竭忠據理以告有不可者未嘗詭隨或初意相
忤久之賢服其諒直語人曰彭公眞君子也戊寅春二月上　皇
烈慈壽皇太后尊號詔告天下詔草已進苑時謂賢曰此事前所
未有宜有恩典及人賢曰一年兩赦數赦非宜時曰非謂赦也但
行優老之政爲宜若朝官父母年七十者與誥勅百姓年八十者
與冠帶是即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意如此恩典與斯與上徽號相稱
賢喜曰是即擬仁政數條進呈　上大悅命即行之庚辰春廷試

進士第一甲得王一夔等三人以後數日、上召李賢諭曰永樂宣德中咸教養待用今科進士中可選人物正當者二十餘人爲庶吉士止選北人不用南人南方若有似彭時者宜選取賢以語時時疑賢欲抑南人進北人故爲此語因應之曰立賢無方何分南北賢曰果上意也已而太監牛玉復傳　上命如前令內閣會吏部同選時對玉曰南方士人豈獨時比優於時者亦甚多也午玉笑曰且選來看是日賢與三人同詣吏部考選得十五人南方豈三人而江西惟張元禎得與天順末錦衣衛指揮使門達日見寵任忌李賢與相軋陰中傷之　上曰賢去專用時中貴以語時時愕然曰李公有經濟才何遽至此因爲力辨其誣且曰李公

者則時不得嗣留語闕貲得雪又河南有衛官強橫凌人用事者聽其謀反門達鍛鍊成之時曰人可輕殺耶且言於　上竟得從末減活其家數十人及　憲宗嗣統進吏部右侍郎兼職如故議上兩宮徽號內臣夏時倡言曰錢久病只尊所生母為太后李賢曰今日當遵遺命景泰間事例不可法時曰李言是朝廷所以服天下只要正綱常今為此舉反遺所當尊豈不乖戾大失人心於聖德所損多矣李言是夏時曰待請命既入少頃出傳仁壽宮旨曰子為　皇帝母當為　太后豈有無子而稱　太后耶宣德自有例李色變因目時曰爾執筆時曰今日事宜與宣德間不同胡皇后曾上表讓位退居別宮故正統初不加尊號今日名分固在

豈得不尊夏時曰既如此便詔側爲上表牛玉亦助其言時曰昔觀天順初未曾如此行今日誰敢爲爲人臣子者者阿諛順旨是萬世罪人也夏時見諸人不言乃作色曰偏公懷二心恐追復泰不好時拱手向天曰 太祖 太宗之靈在上誰敢有二心錢娘娘已無後何所利害而爲之爭所以不敢不極言者爲欲全 皇上聖德非有他意若推大孝之心則兩宮同尊爲宜眾乃曰如此是好遂再入請命良久出曰 上再三勸諭蒙允矣時執筆者書又曰須詔 上聖側加二字不然無分別夏時曰既是同尊又何分別時曰二字好稱呼非有尊卑於其間也眾曰然乃以慈懿二字加其上題曰同議者懼不測俱默惟李賢時辯之力爭從徽

日尋包至閣下言曰同寅二毋乃　上本心但若不知體者逢迎其間非二先生力爭幾誤大事大臣之道當如此也彼默默者何爲至營山陵時言於李賢曰日者屑折如此今玄宮宜從權作巨位庶兩全耳賢曰然遂具疏言之已而傳旨曰所言固有理但洪武以來制度只雙穴未可輕易仍令諸大臣同議及議負時堅執不可衆顧望不言乃已是秋命同知經筵成化元年加兵部尚書二年丙戌乞歸省詔馳驛往還致道里費遣長隨護送抵家未踰月手詔促還朝丁亥二月至京　上慰勞之六月以四川貴府遼東地震上疏陳六事皆剴切時政八月總裁　英廟實錄成進太子太保兼文淵閣大學士尚書如故時侍講江朝宗楊守陳以憲

佰官爵是入臣事

錄成陞洗馬久之不兼翰林不得與院事不書疏乞兼舊官且言祖宗來宮僚未有不兼翰林者不入内閣時言諸君考滿時咸言寧無兼官得陞二級足矣復有此疏謂于不練朝章乎永樂中高楊以翰林學士改左春坊大學士未嘗兼舊官也竟不許四年戊子夏李賢陳文先後卒時爲閣僚首疏乞妙選出衆亦賢襄居前任上曰卿輔導有年才識老成何以辭爲會慈懿太后崩議太臣議葬所衆相望莫敢先發時曰梓宮當合葬裕陵並當祔廟此一定禮無可議者禮部尚書姚夔贊之曰此正理也太監夏時傳不可慈懿無子且有疾不宜入山陵時因本后母儀天下近世華爲嫡后者遵祖議祔葬此事關係非小若或乖禮何以示天下

後世諸內臣不以爲然時謂侚劉曰此事當力諍不可使上有失德已而　上御文華殿召內閣與諸內臣至前面議　上曰慈懿太后葬禮當如何時對曰只合依正禮行庶全　聖孝　上曰朕豈不知依正禮行是好但與周太后有礙故令爾等會議務要處置得宜商輅曰外議洶洶若不合葬則人心不服且於　聖德有損劉定之曰孝子從義不從令雖　聖母有言亦不可從也　上默然良久曰合葬固是孝若因此失　聖母心亦豈得爲孝乎時曰　皇上大孝當以　先帝之心爲心　先帝待慈懿太后始終如一今若安厝於左虛其右以待後來則兩全其美矣後來指周太后也　上雖未允而無怒容時因言臣等意未盡欲具本言之

乞　皇上再三申勸　聖母以終大事　上領之即日晚時等具疏進備言祔葬祔廟所以體　先帝篤夫婦之懿昭今　上全子母之情斷不可有異議又議夫有出妻之理子無棄母之道此事關係綱常不可有失招萬世譏漢文帝合葬呂后宋仁宗合葬劉后此實綱常典禮萬一有違在廷諸臣將有言之豈得保其終無議理豈有不從正者乎　上猶重違母后之意未允時與在廷文武羣臣伏文華殿以請或至嗚咽泣下　上爲之感動卒從禮制是秋彗星見越三台時上疏乞痛加修省而謂外庭大政固所當先宮中根本尤爲要急况今春秋過四十則無子雖有所生亦多不育彼田野間小民男婦各皆壯盛宜生子亦無終年無一生育者

此人所舉言

必變其所專其所專者必興生育之期故進伏望舍其舊而新是
圖務正名分均恩愛以廣繼嗣為宗社大計則人心安而天與人
矣又言大臣進退皆宜斷自宸衷不宜專任臣下如平昔察舉羣[illegible]
人或召吏部面議或召臣等參詳庶權出於　上　上皆嘉納之
七月間陝西奏報平京府土達滿四糾衆刼掠四出勢甚張皇賊
幾此徒服役既久今忽反必有不得已者請勅鎮守官追問激變
之故行開參將劉清遇賊敗績報至兵部請命陝西寧夏延綏三
處合兵殺賊已而聲息已亟復請調京軍往以都督劉玉總兵趨
副都御史項忠提督軍務項忠未至寧夏陝西二處官軍不待延
綏兵至輕進大敗死者千人軍器悉為其所得衆[illegible]

彭公頗知[illegible]

時賊雖再勝聞朝廷遣將出師遂保石城山副將毛忠恃勇率敢卒登山仰攻之復敗事詳項忠傳人皆以爲安史復出兵部尚書程信又請命撫寧侯朱永再領京軍及遣邊兵四萬以往命已下撫寧難其事奏定賞格謂如生擒賊首一人與世襲指揮使賞金一百兩賞銀五百兩數人共擒者其賞亦然時見其張大欲止之且兼項忠必能平賊然難於遽止請令姑整軍裝待有急報起行項忠知別命將亦不敢止但奏宜令總兵星夜馳赴援倘不日破賊則亡而奏報比奏至上命內官三人召兵部於閣下計議固固事係淺行不可緩時日前者賊若四出攻劫誠可艱棘今入石城自保勢窮力蹙守困兵不敢前省日賊食窮困可擒取況京軍何用

夏敗盡滿峰初志原在恃險耳

項傳闕有止兵之說

再行程信意不平曰項今退在平家亦不可知何謂圖守耶尚書曰圭侍郎李震相顧不言時曰彼分佈已定無故何以退且京軍行何時可到程信曰來年二三月時曰如此則緩不及事矣事之成敗只在歲終然以項奏詞觀之勝可必也京軍不行爲宜諸內官皆曰然因問邊軍去否時曰邊軍亦不必去商輅曰邊軍去無害也乃令邊軍行京軍皆不遣程又遣緹騎往偵動靜時曰偵之無益徒失將士心程忿忿出危言謂項忠若敗必斬一二人然後發兵衆羣然和之以軍不行關中必失相知者咸爲時懼私問曰止軍不發何所見時曰觀項疏曲折知賊決可平但彼既嘗遣將亦不敢自任故未言止兵耳衆術洶洶未幾捷至賊寇悉平

矣是役也省軍與之供億免和縣之驛擾與軍士沍寒之政涉其得失可勝計哉次年正月解湖四至京稱被劉清馮傑之剝削且追補不已非有他也果如時言因下清傑獄誅之 上喜勞停奴一人改吏部尚書五年己丑冬無雪上疏言自古旱災繇下民困苦怨灾之氣感動天變近日光祿寺之買辦各城門之抽分搯巡太甚而獻珍珠寶石者私附估值之人倍增其直以規取府庫以萬民之供輸而爲姦人之所侵奪伏望盡罷其弊以惠生民 上是其言京師爲之踴躍七年辛卯十一月又復上疏言德政之要其一乞崇正道而毋惑於佛事其二乞謹命令之傳庶事出於一而無詐僞其三請退朝之暇延接大臣議政事問軍民休戚訪

人才賢否察治體屬得失其四言近聞嬖倖無故而受金帛者多工匠無故而冒官職者衆是賞太濫也或罪不應謫而謫或罪不應死而死是刑太深也宜節賞慎刑以遵成憲其五乞以古之聖賢爲法聽受羣言勿惡其切直勿忽其迂遠苟當理者宜即行之其六言股肱之臣耳目之司多主於承奉而嫌於違覆直行已意而不加斟酌乞戒厲各官愼修厥職職股肱者事有不可宜再三執奏毋率意而行司耳目者遇事爲民蠹宜即劾奏毋徇情而默然百官知厲興起事功其七乞清理三營草場減退勢豪莊田嚴有司掊剋之禁庶軍民得所邦國永寧　上然之且曰卿等宜勉佐理太監劉永成沒或言其有軍功宜追封爲伯時力爭之

或曰自古有封王條者時曰此豈盛世事耶　祖宗成憲具在誰敢違之事遂寢八年壬辰天下水旱相仍時復上疏言時政闕失乞放歸田里不許十一年乙未正月陞少保尋復病蓋自己丑以後凡七在告　上輒命醫視疾遣內臣致豬羊雞鵝酒米之賜踰日不出則必再遣焉三月病革衣冠端坐徐言曰死生常理不足驚但自居大位上不能報國下不能養老父耳無一語及私聞之亦不應是夕遂不起贈太師謚文憲時資稟既異加以學問之純自少至老歡適如一日閒居無惰意行則兩手如端拱飲食不踰七箸聲尤不喜紛華先後賞賚白金幾千兩綵幣數百鈔十萬緡冠帶衣服書籍器玩歡悅飲食之類有加而時處之泊然終歲不

一二宴會曾未嘗有音樂於物尤愛惜雖片楮寸墨未嘗輕擲非其義一毫不苟取與人接有和色無疾言無喧笑諧謔聲至於論辨事理則確然有不可拔者交朋友久而益敬人有長者稱道之惟恐其不彰論薦人才未嘗私以語其人嘗一典應天鄉試一主考會試四為廷試讀卷官皆稱為得人大臣聞為新進所媒孽者必反覆辯析且以愛惜人才入告言官被譴亦必委曲救護賴以全者甚衆

太常氏曰余觀閣僚積忌成習蓋權利所在勢無不爭況揆地尤權利所最重者乎爲首揆者志在總攬堅絕布公爲次揆者中實操戈外惟辟折其來久矣文達文憲相容相沬不嫌同異文達被

讒艾憲力爲昭靈豈非宅揆之盛事乎爭慈懿之徽號葬禮於毋子之間而與禮之直贊爲策項襄毅之成功於危疑之際而勞費之免無算其亦無愧論思之職矣然與禮猶文臣所易成敗之爭則發於運籌決勝于易矣詎不難哉

余肅敏子俊

余子俊字士英青神人景泰二年進士幼孤有大志爲戶部主事陞員外郎閑雅精敏有吏才兩勢家爭田久未決以其地名與其姓同執爲故產子俊曰然則張家灣盡張產耶爲直之一時能名聞於上下出爲西安知府西安關中會府民事戎務諸節鎮大臣使車往來極冗繁難治子俊酬酢從容上下孚悅西安民苦城中水鹻飲輒病日汲水西門外子俊以爲關中險要之地使城閉數日民何以生其城故有龍首渠水獨廿漢所穿也宋陳堯咨引之西流入城人得戶汲然水道依山遠至七十餘里歲修殊艱且利止城東而西北居者無從汲也其西亦有秦漢隋唐舊渠達城僅

一舍許久廢巡撫項忠與子俊相度講求疏請於上東濬龍首渠導之西入西鑿廢渠導之東入而鎬灞二水自丈八頭甃兩崖置十閘行十五里貫城中與龍首渠會滙水會為經流潜行地中市徧城市迤邐作井口乃得戶汲至今利便號余公渠灞橋圮壞行途旣阻民田因折子俊營修堅固水患永息涇陽山高水下溉田病迅不得蓄子俊出府金責清強吏鑿山開水道轉灌田千頃使者奏其德行為關中第一歷陜叅政布政歲儲數百萬皆手畫心計不爽毫髮志在卹民掊尅更無所措手陞副都御史巡撫延綏延綏自正統中命都督王禎鎮守榆林未城也禎始城榆林及十八寨移鎮榆林尚未衛也成化七年置衛八年子俊廣榆林城增

三十六營堡于俊請釐陝中人有伍籍詭落者及舉謫南戍子孫
不耐南風土者實榆林衛又請將延慶二州縣民戶每糧二十石
免其輸納僉兵一名自買馬匹騎征謂之免糧士兵又擇俊子弟
教之讀書請建學立官師爲弟子員俗多棄地不圃藝令吏教之
樹蔬果開界石外地興屯田遂得數萬石自是榆林始爲重鎮東
渡河連大同西接寧夏虜不敢復肆出入子俊又上疏言陝西三
邊延慶寧夏甘肅三邊之中延慶爲內地國初逐出北虜遠遁黃
河外至正統初渡河犯近邊始於沿邊立界石創營堡築墩臺天
順以來虜知東西諸邊各據險以守難於窺伺惟延慶一帶地無
險阻可以馳突屢來犯邊人爲鄉導遂知河套所在入屯其中自

是虜顧居內而我列屯守禦反在其外臣以爲莫若於沿邊一帶墩臺空處築爲邊牆立砦堡其舊界石一帶多高山陡崖依山形隨地勢或剷削或緊築或挑塹綿引相接爲邊牆便報可於是東起清水營紫城砦西接寧夏花馬池東西二千里每二三里間爲對角敵臺崖砦連比不絕空處築短牆橫一斜一如新月狀以偵敵避射凡爲堡十有二崖砦八百一十有九小墩七十有八大墩一十五兩月而成功自是虜寇益稀

按後之議者有云成化間虜未住套邊警少微使當其時以築榆林之工移置河南之地因河為城守易百倍奈何舍此不爲而區區榆林之築千有餘里沙漠是宅無險斷絕糧餉艱難勞近忘遠以致賊得潛滋蠶我河套而延綏邊土因界此牆遂分彼已亦拘拘然積綿之是依而不如守之尺寸失之尋丈矣又有云延綏一帶地勢延漫漫以沙漠民居懸遠若於荒涼況以千五百餘里之地未易責成於三年之工縱使能成亦難爲守與責斂之

說前後乖舛功之難成亦竟然有別如此亦可怪也惜余未嘗親履其地而不能折衷之姑記之以俟識者十二年孫
鎮陝西會詔議弭盜安民之策選將練兵之方子俊具奏一曰衛
國二曰保民三曰弭盜四曰安民五曰選將六曰守隘臣聞陝西
城池自古無水成化六年西引灞河之水到於西門穿城而過足
克居民之用餘者洩出城壕然年復一年積滯過多淤沒之患不
可不慮莫若於本城西北角地勢低窪之處開渠一道以達於渭
不過三十餘里此衛國之計也延慶境外即係河套正統初年守
臣貪圖深井之地圍犒空濶易於打獵水草利便易於孳牧土地
肥饒易於屯種因而築城取名安邊營以為守備之處其實窺利
營家之意多保障地方之意少厥後建賊踏氷入套所在守臣不

過夾手閉門而已、成化以來、官軍委靡、又不如前、後守臣計議、量撥官軍看守深井舊城、以爲截殺之所、將安邊營大勢軍馬移入中山坡深溝兒就險守備、夫深溝陡崕、邊牆牢固、官軍易於戰守、軍民易於輸轉、縱有達賊在套、而我軍且耕且牧、無復爲虞、遲者陝西布政司欲將各縣成化十三年馬草起運新安營利倉、民皆稱便、而乃爲延綏守臣所阻、欲以此草仍送深井、百姓不堪、臣覽所告、隨攷得寧晉伯劉聚、都御史王越建議安邊之策內云、延綏西路定邊二營、正統初年間創修、俱在平漫沙漠、雖立牆塹、近年於定邊東空添築永濟小堡、伏按馬匹及鎮靖堡軍馬原守塞門、今移於畢家堡、前項五營堡俱各水苦且遠、人馬多病、至內定邊新

興安邊永濟四營堡賊易窺見虛實軍馬難於出入但鎮靖堡已行奏允仍守塞門其餘四營堡俱各那移就險而守定邊營連接寧夏花馬池我固便利彼無降援不可動也惟將新興堡移於延南古迹海螺城安邊營移於延南定邊營中山坡永濟堡移於延南上紅寺鎮靖堡不必那回塞門却移於延北白塔澗口海螺城中山坡上紅寺多是削山為城俱有門禁即可搬移逐漸修理其白塔澗口就快灘河延南之險其河深二三丈遠百餘里事成之後則定邊新興安邊永寧塞靖邊鎮靖龍州八營堡之地以守則固以戰則利況常年必須民間運納穀草今只令納戶就彼採野草自足供給此保民之計也淳化縣三山里其地切近石門山與

鳳翔鞏昌漢中等府并階縣俱山林稠濶實爲藏賊淵藪所在流
民多有隱匿罪犯拋離鄉土倚恃山林刀耕火種以成家業官司
匿處嘯聚婦既況蘭縣親藩所在知縣正官不及百戶品級難與
軍衛抗衡莫若於淳化縣大義等十六里開設三水縣隸汾州陞
蘭縣爲蘭州以隸臨洮金縣即隸蘭州令流移之民各附籍於本
州縣各充里甲自置田地從輕起科此弭盜之計也延慶沿邊一
帶正統初年埋立石界軍民依界種田不敢纖毫違越近年營堡
多有移出界石之外遠者七八十里近者二三十里越境種田致
賊寇遶掠既已懈弛民人動遭殺戮況自邊牆至烟墩如清水
營一帶中間多有百里者此弊一開末流其可防乎萬一被把總

官員將士地霸占派令軍人代種或因歲飢旱澇人有逃亡而徵租如故則往時覆轍可鑒堅壁清野古人禦寇一策即今陝西地方実異非常人心洶洶時政未宜合行嚴禁此安民之計也有十萬人之將如都指揮已上之類有萬人之將如指揮之類有千百人之將如千百戶之類陝西地方十萬人以上之將能稱厥任者雖不多見其萬人千人百人之將容或有之此等官員非軍功不陞但中間或有故被姦徒排陷構禍不能伸理者或避勘問官員畏避嫌疑不肯辯明者大至禁錮誅戮小至帶俸差操在在缺員職此之故今後此等官員得罪之後果能改過自新撫按從公奏保不許輕易施行其所保官員或仍蹈犯者終身不錄如此則人

人有自新之路矣此選將之計也商州所屬山陽縣坐落地方鄖陽縣所管西裏地方南有箭河口北有竹林關地里隔遠山林險惡人烟稀少俱係客商往來上津鄖縣必經之處最爲要害賊盜竊發常被阻截往年王彪火蠍兒等已有不軌之謀去年張才李文學等又有殺擄之跡幸而先機覺察皆已就擒卽今無藉兇徒私販茶鹽仍無忌憚及紹鎭安縣地方兩河口要害大畧相同乞將山陽縣附郭鄖陽巡檢司移於箭河口將鎭安縣附近三岔巡檢司移於兩河口其三岔原隸鎭安縣管轄者俱各不動及於竹林關開設巡檢司僉撥弓兵一百名商州四十名山陽鎭安各三十名竹林關與鄖陽俱隸山陽則兇頑失山林之勢地方無腹心

凡事只在留心

之患此守隘之計也六議皆行之著令十三年入兵部爲尚書子俊在邊久知虜情及將校勇怯地里險易遠近虜所出入凡邊臣奏請從中調度輒中機宜又能選屬官賢者委任之其拒汪直索永樂破安南軍數及選補府軍衛卒具見劉大夏傳未幾致仕召加太子太保改戶部子俊又能知錢穀經費出貸盈縮諸吏少年敏悟者自謂不及也於地方災傷 上聞必請蠲卹十八年會宣大多事命以本官兼左都御史總督宣府大同山西三關軍務言禦戎利用戰車自古命將出師誅暴禁亂見可而進知難而退進退之間非車不可臣奉命以來熟看大同地方山川平曠宣府地方一半相等倘虜寇至車戰爲宜今爲軍之計大率以萬人爲一

軍戰車五百餘輛用步軍十人駕挽行則縱以爲陳止則橫以爲營車空缺處用鹿角柞補塞凡戰士器械不勞馬馱乾糧不煩自齎若是虜賊合衆對壘彼用弓矢止有百步技能我用鎗砲動有三四百步威勢如相持過久彼將分散搶掠我則出兵或首遏其歸橫或尾擊其惰歸前項車營取便策應適有足之城策不飼之馬此億萬年守邊簡易之法也復具圖本五其一下兵車營圖其二撞兵車營圖其三擋鹿角柞營圖其四下樁繩營圖其五撞樁繩營圖其具疏甚詳 上可之遂造戰車數千輛爲練武圖以教士卒二十二年再出宣大還京以左都御史致仕復召爲兵部尚書力疾視事上言四事一均選法謂人材之生不以地拘今銓司

多以美官私所厚請如會試分南北中三等均任之不得有所偏
一廣儲積謂民田屯田南北科徵皆有定制今皆廢弛以致國用
不足所在缺乏預備倉糧歛散之法及漕運利弊宜命所司議處
一修武備謂北虜擁衆近邊蠻寇肆掠江西各邊斥堠不備神機
營操習久廢宜蚤圖之一慎刑罰謂近者知縣王淳知府許聰以
捕盜受賄戮僉事郝志義參政劉璵以捕賊得遠謫人皆惜之請
復志義璵官錄淳等之子孫詔所司議處以聞北虜將入貢兵科
給事中夏祚上言今逆虜外稱納貢而內蓄姦謀恐譯字通事官
并虜中走回人等貪其賄賂以中國事情告之爲害非淺乞勅兵
部榜諭從之丁俊復奏以爲虜使來京中關未必無人恐彼窺知

兩言皆人臣事君要道

所奏全文以為待之欠厚而傷其向化之心但乞勑示京師軍民不許欺傷且聽其公平貿易為便已得旨祚等遂劾子俊柔懦不振故違前旨偏執自用　上曰虜情叵測固宜防範而開市貿易亦是舊例但毋令私交漏洩事情而已即行禁約所司其知之弘治三年卒於官子俊凝重簡默外和內嚴正不詭俗廉不近名每奏對待機揮筆立就會文切理不事文飾平生仕宦多在西北邊榆林修邊之功最大其在宣大欲推榆林法盡修兩鎮邊牆已有緒忌者論其糜財命工部侍郎杜謙偕給事中御史往按其事令子俊致仕其功竟不就至今人以為恨常曰人臣事君當隨事盡力凡有建樹即近且小亦必為百年之計又曰大臣謀國遇有大

利害當身任其責豈得養交市恩爲違怨自全之地以故鎮榆林時怨謗紛起堅執不撓卒能成功垂利百世卒年六十一贈太師謚肅敏公巡撫榆林時羅山徐廷璋巡撫寧夏亦浚壕築墉繕亭障有功賞當是時鈞陽巡撫陝西稱關中三巡撫廷璋繇選舉爲工科給事中以副都御史巡撫

太常氏曰肅敏之才於甲兵錢穀隨所投之無不奏績余獨怪其於張瑾之求進鎮撫司而不能執奏也守溪長語載　憲廟時張瑾以寶石求進鎮撫司　上命內臣懷恩傳旨恩曰鎮撫掌天下之獄極武臣之美選也奈何以瑾得之　上怒別令傳諭兵部恩曰倘外庭有言者吾猶及止也時肅敏方爲司馬恩諷令執奏肅

斂謝不敢恩曰吾固知外庭無人也夫此亦司馬常職耳卽執之未必觸　聖怒卽觸　聖怒罷司馬亦未爲不可而肅斂乃爾余觀自古才士喜於才之見用故其意嘗欲無拂剸於其主乃李弘憲得意之策終身用之而有效者肅斂得無意乎

王襄敏越

王越字世昌大名之濬人少補諸生軀長七尺餘風骨奇邁博涉書史爲詩歌文章援筆立就而藻思溢發爲人多力善騎射好談說經濟大略捭闔睨顧盻有天下志二十六舉進士方對策大廷忽有旋風起攝其策雲表已而不見昔怪之監試御史爲請得再給卷及秋而朝鮮貢使附越策來而曰其王方視朝有旋風捲一物下者則進士卷也敢以聞　景皇帝閱而得姓名詔吏部曰識之此當任風憲於是錄進士選得監察御史　英宗復辟視朝覩越進止與奏對數目屬之時寇深掌都察院東濕僚吏無可當者而越於臺事精所建畫必出深意表以故愛異之留骨諸道章奏久

後來將官多以此立

之推山東按察司聲籍甚尋大同有虜警當置巡撫吏部以某爲
上嫌其貌寢罷不用而喟然曰安得如韓雍者而任之時雍方
撫宣府而以兵部侍郎留用吏部乃請徵越召見便殿越故偉服
而短其袂　上熟視良久曰非故快御史耶可將也遂擢右副都
御史以行會虜稍徙去越飭兵政繕器甲簡士伍修堡寨爲經久
計尋以病告召還京病良已明年協理院事久之以總督視師延
綏輕騎襲破虜於崖窯外俘四十九人鹵首加伯遷左副都御史
又破之於黃草梁俘五人鹵首百二十進右都御史前是文臣視
師者多從大軍後出號令行賞罰而已至越始多選驍勇跳盪武
騎爲腹心將而與虜搏始有戰矣然尚不敢與虜軍鋒角惟以間

功

謀探虜衆重所聚而刼之或剪其零騎用是得墩成功名越再設伏徼虜破之俘斬百餘獲馬牛羊器仗稱是詔武靖侯趙輔爲平虜將軍統大軍與越相繼逐虜輔行則已病而越復諜知虜滿都魯孛羅忽加思蘭三酋自河套渡分寇西路其妻子營於紅鹽池乃率總兵許寧等以精騎五千襲之兩晝夜行三百三十里至其地分兵千餘爲十伏以相掎而身與寧等分兩哨薄其營遂破之擒斬三百五十餘級獲其女稚駝馬牛羊器械不可勝計焚其帳而還時滿都魯等行刧至韋州頗有所獲欲歸而遇諸鎮兵邀而敗之斬首虜一百四十九奪所鹵男婦二千馬騾牛羊十三萬甲仗千六百餘賊既以失利歸則廬帳妻子畜產皆蕩盡相顧慟哭

此特不叙套左矣

遠徙不復居河套故地捷聞再賜璽書褒諭俄召還京論功加太子少保食從一品俸同李賓掌都察院事兼提督十二營兵馬復兵部尚書鉞越意必見屬而余子俊自外鎮得之忽忽不樂乞歸不允乃上疏陳紅鹽池之戰謀皆自己出爲故尚書白圭所沮抑錄功在諸將後而部曲亦有未陞賞者下兵部余子俊爲請進兼兵部尚書以餌之乃已明年復加太子太保時 上所寵信中貴人汪直方領西廠得詗察中外事威福傾一時而年少好言兵越乃乘閒與之納好甚密直方欲誅建夷以爲功而遼東都御史陳鉞賄之重且始謀也以故直用保寧侯朱永總兵東討而身監其軍俾陳鉞參焉而不及越等破建州夷永晉封保國公陞賞優渥

出其不意

越益艷之乃謀於直以虜酋西犯邊詔保國公永為平虜將軍率師西討越為總督直仍監其軍越念直之誅建夷永與征行而不先露使陳鉞擅其功恨之乃為直謀令永將大兵繇南路身與直將輕騎繇宣府大同俱會於榆林榆林虜已大掠出塞越語直曰受命出塞無俘獲何以班師既至大同諜虜在威寧海則選二鎮之勁騎二萬餘分道乘風雪薄之虜狼狽出戰遂破之斬首虜四百三十七級鹵男婦百七十馬駝牛羊以數千計旗纛甲仗萬餘捷聞詔班師越遂進封奉天翊衛推誠宣力守正文臣特進光祿大夫柱國威寧伯歲祿千二百石予誥券子孫世世承襲越既封不當復領都察院而御史許進等上章稱越功德謂王驥楊善例

請仍領院事、而越亦不肯就西班、欲仍故列大學士萬安吏部尚書尹旻下俱許之、自是益精心事汪直、而陳鉞得爲兵部尚書、上嘗曲宴、而內伶爲戲者、以貴人裝、兩手各持金鉞、恣睢前問、爲何人、曰汪太監、所持何物、曰兩鉞耳、不仗此不能一步、上笑而弗罪也、當是時保國公朱師至榆林甫三日、召還、毋論有司供億百費、即戰馬萬七千匹、死者已五千、亡功自如、於是亦懼而與越比事汪直矣、尋復命越等出師、至大同、適虜從山東等墩入境剽掠、越縱兵擊之、擒十人、斬首百十三級、獲馬七百餘匹、詔進越太子太傅、增歲祿四百石、復錄一子官、是役也、斬級少於決、僅下賞、而封拜橫溢、則 上以直在事、欲貴重之故、而越改掌前軍都督府、

總督五軍十二營兵馬、喬越以文臣爵不得侯、改右班、或可得侯、不復有薦紳念、而萬安劉吉等稍側目越矣、汪直亦為其儕所忌惡、遂復命越掛平胡將軍印、直仍監其軍、駐宣府調度擊虜、虜已退、越等請班師、不許、遂巡延綏、而虜入寇河西清水營等處、越等使游擊將軍劉寧敗之於塔兒山、參將支玉敗之於大岔梁、延綏總兵許寧敗之於三里塔、擒十二人、斬首虜三百十七、功最多、虜亦創懼不敢近邊、而捷聞、僅加祿五十石、汪直賞亦薄、尋改越征西將軍、填大同、不復稱大帥、而猶與直共一鎮、大學士萬安等乃請移越師延綏以離之、而命延綏帥許寧鎮大同、言者以寧直不相能、遂改直於南京御馬監、既行、則發事大露、上乃命給事御

事直自是
其罪殺虜
自是其功

異是將才
特不當發
身科第耳

史論糺直八罪因併糺越詔削越官爵追誥劵徙置安陸州而盡奪其諸子錦衣都指揮等官越之敗繇汪直然直尚得爲奉御一時朝士大夫雖快越之去而有謂其罰太重弗平者越最名能知人其在幕所旌拔御史屠滽侶鍾等皆爲大官以至同列而故吏將佐多闒茸時時稱越才弘治初赦還鄉尋上書自列冤狀會有爲左右之者得復左都御史致仕越居恒喜奢華自奉若諸侯王而其御軍能恤下財來往若流水不之問籠罩顛倒豪傑不知所從人皆願爲之死機事百端閃倏變幻出沒百端故不復持名簡軍行過陝西秦王宴之奏伎越語王下官之爲王吠犬久寧有以相犒否因盡乞其伎女歸一日大雪方坐地爐使四伎抱琵琶捧

如何不得人死力則其乞諸王亦非專自為也

皆是得人必妙用

觴侍而一千戶訶虜[illegible]不[illegible]與談虜事甚習曰寒矣手金卮飲之復[illegible][illegible]寧[illegible][illegible]色作酒即併金卮與之已又談則又喜指其中最姝麗者曰欲之乎以乞汝自是千戶所至為效死力積功至指揮而其夜襲虜帳也將至而暴風起塵翳目衆戒欲歸一老卒前曰天贊我也去而風使虜不覺歸而卒遇虜入掠者還而我上游皆是風也越不覺下馬拜功成推卒功以為千戶越之在安陸與還滁田池射獵帳飲聲樂如故而其功名志不少衰會豪近京得通於中貴人李廣為上言之中旨召掌都察院事為臺諫所論罷時西虜犯邊急巡撫吳琛不能禦兵部言宜得一重望於制之庶於進止便再薦凡七人弗稱旨時屠滽為吏部總越而

李廣從中右之以越名上遂許之陞見　上慰勞有加進太子太保仍兼左都御史總督甘肅寧夏延綏軍務諸鎮守巡撫而下悉聽節制仍許以便宜行事勑諭之云賀蘭山後乃虜賊巢穴累次寇邊皆自彼而入使其居住年久熟知地方或引誘北虜大衆或招來野乜克力等夷爲患不小命越運謀征勦毋令滋蔓越至自寧夏遣將分路發兵延綏副總兵都指揮同知朱瑾領兵一千出南路寧夏鎮守太監張僩總兵都督同知李俊領兵二千出中路副總兵都指揮使張安監鎗右監丞郝善領兵二千出北路越居中制之張安郝善分爲二哨北哨行五十餘里至花果園遇賊擊之斬十三級南哨至蕭中溝賊望見畜産徧野棄不顧亟從沙窩

遁去七人不及走斬之其一人衣甲居幞甚整意其酋也合兵追大把都賊集其衆分爲三面併力馳突我軍下馬用鎗銃禦之賊稍却騎乘急擊之斬十級日晡張安收兵回伏兵道旁賊來襲遇伏走都善領兵截其去路復追斬八級又進至柳溝兒斬三級賊西遯乃還寧夏城凡得賊首四十二騾駝十九馬百二十二牛羊器仗千數因加越少保兼太子太傅左都御史如故張安都善等陞賞有差越又上處置哈密事宜大意謂鎮邊疆者當率舊章服夷狄者當用世族哈密乃我　太宗開建之國陝巴實故忠順脫脫之族孫土魯番不道刼而殺之致勞王師遠征今阿黑麻悔罪陝巴來歸若棄哈密而不復則非所以率舊章置陝巴而不用則

非所以用世族、故臣等以為仍宜封陝巴為忠順王、先令率其所
部還居哈密、朝廷原賜陝巴金印冠帶表裏銀絹等物、收貯肅州
者、請皆給之、其哈密所夷衆所須修城器具及口糧牛具穀種之
類、臣等當量濟之、又回回頭目寫亦虎仙等及罕東赤斤所屬城
堡番達頭目人等、或協守哈密、或互為聲援、并小列禿等夷素與
哈密輔車相依者、請各給賞以慰其心、更請賜陝巴貴重服色以
示殊恩、至於哈密都督奄克孛剌等宜令與陝巴和親、他種頭目
迭力迷失等宜令仍居苦峪、其給陝巴之物、皆即受封所併付之、
不必遠勞差官齎送哈密、章下兵部會官議奏、請如越言、上從
之、命加賜陝巴大紅蟒衣一件、會中貴人廣、白毅言者皆首攻越、

上雖雅重之不爲報而越坐憂悴病劇遂卒年七十四贈太傅諡襄敏祭葬如禮越之再起欲遂伯爵竟不得而諸子多官環列者

太常氏曰世之才畧氣魄有能萬一襄敏者乎使遇漢武衛霍何足道也史稱衛霍出塞海內爲之虛耗襄敏不聞糜費衛霍部下或迷失道襄敏所用未必皆名將所至成功其紹朱衣亦青之迂李廣哉余以爲卽不從中貴取寵自足豎立何至盡毀冠裳以媿左腹也最可笑者冢宰尹旻率諸卿貳詣直屬襄敏爲介尹聞跪否襄敏曰安有六卿跪人者襄敏入見尹寗伺之長跪而出尹等入跪襄敏尤之尹曰吾效人耳於此一時亦何必用此機械豈其

知媿而求掩或録其作用已熟發念無復直心乎陳曲逆曰我多陰謀道家所禁雖然世謂其功不掩罪則過矣世之小人但有其罪而無其功則又何如耶彼一時不有陳鉞乎余惟以王文恪崔文敏之論爲公故併附之王文恪公曰世昌紅鹽池刼虜取勝本兵家奇術議者往往黜其功崔文敏公曰少聞世昌文武大畧比入翰林人多謂其任術不足數及修泰陵實録得見國史知其塞上功甚偉世昌奏表奇邁慷慨自許論議英發見事風生久膺師寄歷西北諸鎮身經十餘戰其於邊徼險易虜情眞僞將才士勢定諸胸臆瞭如示掌出奇取捷慮成發中顚倒才智呆馴辨强皆樂爲之用効之者皆自以爲不及其識其力壯老一致雖摧挫衂

而志不少衰善獎拔士類嘗特薦揚守隨侶鍾屠滽王睿四御史健將武較多出其門又長於吏事判斷章奏口占授吏曲當事情博學多聞凡兵法射藝象緯堪輿之說罔不該究爲詩歌雄邁跌宕若不屑意瞻族敦舊賙䘏貧援接卑幼如恐不及

劉文靖健

劉健字希賢洛陽人天順四年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成化中陞修撰歷諭德少詹事皆事泰陵於東宮東宮即位之年陞禮部侍郎兼學士入閣四年進禮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健初在翰林閉戶讀書交游希尠衆謂健木彊人已入閣益練習國家典故人又謂健有經濟才當是時萬安劉吉相繼去徐溥丘濬與健在內閣正色簡言廉靖不肯依違七年進太子太保武英殿大學士明年徐溥去健爲李東陽謝遷入閣十一年大明會典成進少傅太子太傅戶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內監蔡昭爲已故太監李廣請祠額葬祭有旨許之健等言內臣例無祠額祭葬近年以來雖或有

之乃朝廷奬善褒忠之意實非常典今李廣之死欺罔之情贓濫之迹悉已敗露衆皆謂聖心昭鑒必正其罪以爲姦邪不臣之戒而乃賜祭葬又賜之祠額是使欺罔贓濫之人與忠謹善良者無別誠恐上累聖德下拂人心其於國典政體關礙不細所乞祠額及祭文臣等未敢擬進　上命祭文仍舊撰進祠額已之時清寧宮新成有旨命番僧設壇作慶讃事三日建等上言佛老異端聖王所禁我朝雖設僧道錄司而出入有清規齋醮有定數未聞於宮闈之內建立壇場聚集僧道盖　祖宗宮禁之制至嚴至密雖文武大臣勲戚貴人不得輙入豈可使胡羯邪妄之徒羣行喧雜連朝累日以腥羶被庭驚動寢廟　祖宗法度一旦蕩然其爲聖

德之累不小矣若謂　聖祖母太皇太后在上必欲曲爲承順以祈福壽則　皇上修建宮殿不日而成問安視膳無間朝夕純誠至孝通於神明自天降祥有願必遂豈必假異端之術于宮禁之側然後爲孝哉伏望速將番僧撤去胡僧盡行逐出使宮闈清肅政教休明臣等平居無格正之功臨事乏規諫之益此等誑言不得與聞尸素之罪萬死莫贖今事出倉猝不暇從容論列不勝待罪俟命之至時府部科道等衙門亦各以爲言　上曰爾等言是但宮殿新成慶讚亦先朝永樂以來舊典其置之自戊子以來上御極已久益明習機務凡國家大事率召見輔臣健亦以身任天下之重與李東陽謝遷二人同心輔政　上數至文華殿平臺

殿閣面議大政知其一責張天祥徵　睿皇后陵寢殿進退五府
四營公侯伯次其去留大臣皆　上前相可否少有間讁建輒盡
言建確直見事少遲東陽才敏達謝方質三人同心時人語曰李
公謀劉公斷謝公尤侃侃十四年延綏達賊擾邊王師久駐累請
缺餉建言邇者糧餉缺乏致廑廟議屢遣廷臣計無所處開中鹽
利則鹽法已壞商賈不前鬻賣官吏則名器徒濫實用亦寡鄰方
糴買則貨輕腳重運送艱難至附近召運民已不堪逃亡相繼外
患未除而內地先敝夫官軍一出輒闕乏如此設使經冬及春賊
勢未解不知何以給之一方用兵尚且窘急如此況遼東虜勢強
大邊患方作湖廣貴州軍旅繼動不知何以處之臣等每思至食

不下咽竊惟天下之財其生有限若非節嗇於平日豈能驟集於一時近年以來用度太侈光祿寺支費增數十倍各處織造降出花樣動千百匹顯靈朝天等宮泰山武當等處修齋設醮費用累千萬兩太倉官銀存積無幾不足給邊而取入內府至四十五萬宗藩貴戚求索田土占奪鹽利動亦數千萬計他如土木工作物料派傳奉官員俸錢皂隷投充匠役月糧布花歲增月益無有窮期財用之匱率繇於此當緊急闕乏之時猶不爲節省之計將至大壞極弊禍可勝言向來大小衙門陳言會議事有干礙內府及親王貴戚者無問可否槩令烙舊臣等屢嘗規諍未盡采納伏願皇上念國計之艱憫民力之困躬行節儉減省供應絕異端無

益之費停內府不急之工仍勑各衙門凡有採荒華靡之費盡一
具奏特賜准行 上嘉納之 上欲差內臣武當山送像掛旛修
設齋醮傳令閣臣撰勅并祭文健言神之有無事之可否臣等姑
未暇陳竊聞此山宮觀像設富麗已極增添易換徒見勞擾實為
無益況今四方災異迭出順天河南山東等處沿河一帶雨水泛
漲田禾渰沒人民窮困州縣驛遞本等應付尚不能堪湖廣地方
前賊肆亂軍旅方興糧餉供餽猶恐不給如又動此大役撥船必
至千百撥夫何止十萬非惟逼迫逃亡抑恐激成禍變又況陝西
遼東虜情猖獗軍餉尤急外患方殷而內地民生愁苦之情地方
凋敝之狀君門萬里恐 皇上不得而知臣等備員輔導深切憂

懼近因邊需窘急請節財用亦嘗論及此事荷蒙采納不數日間乃有是命臣等若有阿諛承順罪將何逃伏乞停止　上從之時虜入套聲言入犯内官苗逵等率兵數十萬不能防禦虜旣渡河乃以擣巢爲名僅斬首三級熾張功伐乞賞無厭有旨令擬陞賞擣巢功次欲將奮不顧身二百十一員名特陞署職一級健言臣等看得兵部三次議擬極言軍功陞職必論首級係　祖宗定制彼處所獲首級止於三顆今擬陞七人賞四千餘人其奮不顧身等項又比常加賞已爲過厚足以激勵人心若陞職太濫則恐將來軍前俱各倣傚冒名勇敢當先奮不顧身等項以圖僥倖誰肯著實向前殺賊此誠爲國大計若臣等苟且阿順則是誘部爲朝

廷守法而臣等乃反壞之罪無所逃以此不敢輕易改擬伏乞聖
明採擇　上納之十六年加少師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華蓋殿大
學士是年五月一品滿九載當是時國家治平無事　上顧健喜
諭曰勞卿久矣兼支大學士俸十七年有旨朝陽門外建壽塔寺
健復率同官言竊惟人主信佛莫若梁武爲甚卒餓死臺城信道
莫宋徽宗爲甚卒囚死虜地求福反爲致禍往事可爲鑒戒我
祖宗相傳以治天下者堯舜周孔之道而已似此異端蠹財惑衆
何關於治佛塔之設非所以訓天下垂後世也又令撰真人杜永
祺等誥命及封號疏言誥命乃朝廷所以獎貞勵能雖師保大臣
必待秩滿考最乃得領給況　祖宗廟號不過十六字親王及文

武大臣有功德者諡號止一二字此輩何賢何能封號至十八字流布朝野傳聞後世皆曰此朝廷所賜乎儒臣所擬撰天下後世其謂之何疏入俱報罷時朝政稍懈健等言 陛下即位之初百度一新遠近欽戴邇來勤勵之志漸異於前每日登朝不過數刻而起鼓或至日高宮中奏事止得一次而散本或至昏黑侍衛執本之人筋力疲憊不得休息百司庶府之事文書壅滯不得施行一事之決動逾旬月一令之出隨輒廢弛羣僚玩習視以為常如此而欲久安長治保無禍亂恐亦難矣臣等屢嘗言之旋復如故夫禍亂未形固宜言不見信若禍亂既作誠恐悔亦無及此臣等所以憂惶慚懼不能自已者也伏乞 陛下 頤養精神於春夜

晏息之時奮發勤勵於旦晝清明之際視朝聽政省覽萬幾一如即位之初則威權在已姦弊不生刑政日清灾異自弭又言竊惟天下之事有輕有重有緩有急不得其序則亂而所不當爲者勿論也夫事之重且亟者不過親賢愛民賞功罰罪而已近時以來奏事之期日漸遲晚散本不及禁門已閉内外章疏動經累日甚者或延至半年或移留不出因循積習遂以爲常仰惟　皇上於聲色貨利無所嗜好宮禁嚴密人不敢知但恐佛老鬼神之事有妨聖政耳夫天子之所當祭者不過天地宗廟山川社稷及古昔聖賢而已其禮有時不妨於政其用有節無害於民若佛老之教邪妄不經空虛無益蠹政害民非所當務者也竊聞寺院宮觀齋醮

無時佛書道經刊寫相繼甚者或掛袍於千里之外或白晝散歷於大市之間朝野傳誦無不駭異夫寵向僧道則親賢之禮疎耗費錢糧則愛民之意闕以慈悲為寬容則壞法失機者得逃重罰是當急者反緩當重者反輕凡政之弊皆繇於此願 皇上以萬幾為重務速賜施行以異端為蠹政不勞聖慮實 宗廟無疆之慶也疏入 上皆嘉納之十八年進左柱國支正一品俸一日

上召至暖閣健等因奏曰今公私困竭鑄錢一事最為緊要其餘若屯田茶馬皆理財之事不可不講也東陽因奏曰鹽法尤重今已壞盡各邊開中徒有其名商人無利皆不肯上納矣 上問商人何故不肯上納健等因極論奏討之弊 上曰奏討亦只是幾

家東陽奏曰奏討之中有夾帶奏一分則夾帶十分商人無利正坐此弊耳　上曰夾帶之弊亦誠有之健等又言王府奏討亦壞鹽法每府祿米自有萬石又奏討莊田稅課朝廷每念親親輙從所請常額有限不可不節　上曰王府所奏近多不與皆對曰但乞今後更不輕與則不敢奏矣健因奏曰臣聞國初茶馬法行有歐陽駙馬者販私茶數百斤　太祖高皇帝曰我纔行一法乃首壞之遂寘極典　高皇后亦不敢勸此等故事人皆不敢言　上曰非不敢言乃不肯言耳因言鹽法須整理健等贊曰請下部查議　上曰然明日降旨云　祖宗設立鹽法以濟緊急邊儲係國家要務近來廢弛殆盡商賈不行各邊開中雖多全無實用戶部

通查舊制及今各項弊端明白計議停當來說於是中外知 上
厥情無不稱慶 上因欲盡革諸煩苛弊蠹召對輒屏左右左右
不得聞大懼竊從屏隙中覘伺聞 上數數稱善 上仁慈敬慎
尤欲守成法惡除核健等亦見太子未壯 上體清癯恐一旦禍
起不測務却謀遠顧省機密發使天下陰受其禍至 上語及宮
中事毅然欲剗抑盡刷洗近侍權復 高皇帝舊然亦未敢輕動
也先是北虜小王子來求貢甚急既而不來有走回男子報說虜
中有異謀欲搶黃草黃草者謂京城也又云朶顏衛頭目可兒乞
蠻領二百人往北虜通和小王子與一女寄養似有引誘入寇之
跡於是遣官赴大同宣府併往各關預整理糧草以待出師健等

上禦虜安邊事宜一大同出戰軍少而京軍又止可助為聲援不若邊人習戰也合於彼處不分舍餘鄉民人等但有勇力可備出戰者多方選募給與糧餉盔甲器械馬匹仍賞養贍銀二三兩令其隨軍調用大同馬匹兵部雖曾俵給尚不足用亦多不堪戰聞彼中亦自可買合發太僕寺馬價銀三五萬兩就彼收買稍寬價值則人皆趨利馬自至矣一大同糧草不敷近雖已准開中引鹽緣近來鹽法廢壞上納者少恐不濟事合發太倉官銀一二十萬兩召商中納以應亟用彼處武職官員生長邊方多有勇畧過人者但為資格所拘不得超拔合着總兵等官用心訪察但有才勇膽宜取調領軍殺賊仍一一奏名上聞以備簡擢一彼處將官畏

怯退縮誤事者多僅有一游擊將軍張俊謀勇頗聞近又能以寡禦衆合特勅獎勵以勸有功一兵部原擬再選京營官軍一萬員名令都督李澄孫貴統領以備後援臣等訪得二人皆非統馭之才恐不勝事近有取回都督神英原任大同總兵頗諳彼中邊務堪領前項官軍合令兵部再訪如英者一人以備任用一京師天下根本京營官軍所係至重今選一萬聽征精銳已少近該各官請查選營衛軍士以實行伍事無急於此者伏望速賜施行一京營坐營把總等項官員勝任者少在外衛所武職或有可用乞令兵部詢訪不拘資格但有才勇疏名具奏以備任使一各處守邊官員有誤事降級帶俸差操及爲事罷黜者多係曾經戰陣諳練

邊事。合令兵部咨赴軍前立功。一近日兵部奏准招募軍士號令已出應募者少今京城內外無名籍之人甚多合令兵部設法挨查但有年力精壯原無名籍在官者取具貫址明白收充軍役庶營伍得克一虜寇變態不常近聞大同拆牆入邊遁營駐劄雖大同附近州縣城堡消息與城內猝急不能相通若必得彼奏報然後處置誠恐緩不及事合令兵部選差慣騎曉事之人前去探聽星馳回報庶邊情易達事機不悞一虜衆入寇久駐肆行搶掠我軍未能少挫其鋒合令總兵等官詢訪彼諳練軍事之人從長計議多方設策或招募敢勇掩其不備直擣巢穴或設伏出奇乘其零散相機截殺務使痛遭挫衂畏威遠遁　上深嘉納令各部議

行肝西北之事方屢聖慮屢見咨訪故於此亟行之七月　上召健至殿閣出大同鎮巡官章奏言虜賊勢重近又擅殺墩軍延綏游騎兵累調未至乞增兵補馬情詞甚急　上曰墩軍皆吾赤子乃敢擅傷朕當作主京營已選聽征六萬可再選一萬整理齊備定委領軍名目即日起行健等奏曰　皇上垂念赤子一言誠社稷之福京師亦須整點但未宜輕動東陽曰用兵事須令兵部議處　上曰兵部既有新例亦不敢擅開須自朝廷行之耳遷繼曰邊事固急京師尤重　上意未釋東陽奏曰近日北虜與朶顏通潮河川古北口甚為可慮今聞賊在大同稍遠欲往東行正不知何處侵犯若彼聲西擊東而我軍出大同未免顧彼失此須少待

其定徐議所向耳健因備言大同險遠本鎮尚可支持潮河川去京師不過一日最爲切近　上曰今亦未便出軍但須預備待報乃行免致臨期失措復召兵部尚書劉大夏面諭出師之意大夏亦力言京軍未可輕出　上納之當是時三人者在內閣馬文升在吏部劉大夏兵部戴珊都察院韓文戸部同心戮力天下仰望風采文明年　上遘病外議藉藉謂禍本有所起也　上大漸召健等三人乾清宮受顧命力疾起坐寢榻語在李東陽傳中康陵御位冬至節靈濟宮祭金闕玉闕二眞君遣尚書李東陽行禮健言佛老二教聖王所必禁儒者所不談好仙得禍史册甚明若靈濟宮所奉二眞君乃南唐徐溫二子知證知諤謹按正史所載徐溫

養子知誥篡僞吳楊氏諸子皆爲節度使知證夭死知諤病死五代石晉時無故廟稱之爲神國朝雖有廟宇然亦止稱爲眞人令道士供奉香火成化末年加爲上帝禮官失職不能規正先帝初年革去帝號天下傳聞以爲聖政至於神父神母僊妃皆是僭妖家肆竊冒美名尤爲非禮每歲三大節分官祭祀復遣內閣儒臣臣等初承遣命未敢固違因循至今近者文華殿所供佛像令臣等撰文祝告臣等據禮上陳荷蒙聖斷即時撤出靈濟眞君生爲叛臣死爲逆鬼而冒名僭禮享祀無窮惑世誣民莫此爲甚伏乞將前項祭祀一切罷黜庶祀典不紊治體無累矣　上曰二眞君之祭據禮當革但先朝行之已久姑仍其舊今後不必遣內閣重

臣止令太常寺官行禮時新政猶肅未幾劉瑾等導　上遊戲廢
政健因與李東陽謝遷言昨司禮監遞出吏部戶部兵部都察院
各一本傳示聖意令臣等擬斷臣等據理論事皆不可行遂一從
公擬票上請又蒙發下不從所擬臣等惟今鹽法之壞極矣譚景
清等肆行賄賂假公營私既不肯奉詔還官又不肯領回原價沮
壞鹽政累及坤后論其情罪死有餘辜況是親之家既自辭退家
人引目此商人者已不相干乃以巧言曲爲庇護衛廢國法誤邊
計而不顧此不可者一也軍法之壞極矣大同隨征所開衝鋒破
敵三次當先二項舊制俱不准陞況經侍郎等官勘實京軍職居
陣後無顯功無明証姓名差錯多寡不一依擬給賞已爲從厚乃

欲躋近弊陞冗員至於數百其買功賣功事甚究對者皆小官賤人又以特恩宥免使姦人得計法令不行壞名器糜廩祿皆不之恤此不可者二也刑法之壞極矣神英侵賣官馬止餘十兩為監督等官所劾下巡按御史勘實而乃占恡其子不肯就鞫欲倖釋其家人自來武臣無敢玩法抗上如英比者英縱有微功亦當別為議處若遽免究問止令罰俸宅堂朝廷不能制一武夫何以控制天下威服夷狄此不可者三也選法之壞極矣御用監書篆鐵人吏部送冒考選送用今乃令已黜人員遞送本監考校優劣不信銓衡而信監丞　祖宗舊制恐不如此況貢緣傳奉者參詔裁革曾不幾時而遽開此例則匠官術士傚做成風以邪路為當行

親明詔爲故紙其所關係亦非細故此不可者四也凡此四者該部掌行或會官議奏朝廷任賢圖治責在有司不宜以一二人私恩壞百年之定制以一二人之邪說廢萬世之公論況　皇上春秋鼎盛政令維新而地震天鳴白虹貫日恆星晝見太陽無光盜賊縱橫夷狄猖獗財匱民窮怨讟交作內外臣僚方且持祿固寵乘機作弊排忠直如仇讎親姦邪如骨肉日復一日愈甚於前禍亂之來恐亦不遠臣等受知先帝久侍青宮若顧惜身家共爲阿順則欺君誤國之罪無所逃於天地之間矣所有前項四本不敢別議謹將原票封進若以臣等迂愚言不足信則當乞身避位以讓賢能不報健等又上疏自劾失職辭避重任言臣等俱以庸愚

遭遇先帝簡任內閣委以心腹臨終顧命惓惓以　陛下爲托即位之初詔書一下天下延頸想望太平而朝令夕改迄無寧日百司庶府倣傚成風非徒廢格不行抑且變易殆盡建言者以爲多言能幹者以爲生事累章執奏則謂之奏擾查革舊弊則謂之紛更憂在民生國計則若罔聞知事干近幸貴戚則牢不可破臣等叨居重地徒擁虛銜或旨從中出略不顧問或有所擬議徑行改易累有論列輒留中不報使臣等趨向不明進退無據深憂極慮寢食弗寧若談顧命之名而不進輔導之實天下後世其謂之何乞罷不報又疏言詔書不信政令失中十事視前四疏事又加詳一曰商人附托王親奏討殘鹽二曰隨征按伏人員乞陞冗

濫三日多收淨身男子賞賜無度四日內監書篆濫收革退人役五日皇莊地土既令御史查數又復差官騷擾六日皇親家人奏訴輒奉駕帖出外拿人七日韋興齊玄蠱惑先朝未正典刑夤緣進用八日內府占役營兵奏准赴營仍留炤舊九日內庫支銷累數百萬不行查算司鑰庫銅錢久不支發十日饒州磁器詐濫二年又令起運兼之頃者臣等所陳奏有聖諭處治至今未有奉行令奉聖諭云待斟酌行事必言無可採又使之炤舊輔導亦不過仍前失職而已用是再伸前請乞賜罷歸疏上　上付各衙門查奏革之於時風雨雷霆傷正殿鴟吻太廟脊獸天壇樹木禁門房社各有摧折徤等上言近日以來視朝太遲免朝太多奏事漸晚

遊戲漸廣茲當長夏盛暑之時經筵日講俱各停止臣等愚昧不
知 陛下宮中何以消日奢靡玩戲濫賞妄費非所以崇儉德彈
射釣獵殺生害物非所以養仁心鷹犬狐兎田野之畜不可蓄於
朝廷弓矢甲冑戰鬬不祥之象不可施於宮禁夫使聖學久曠正
人不親至言不聞下情不達而此數者交雜於前則聖賢義理何
繇而明古今治亂何繇而知民生困苦而莫伸政事弊壞而莫捄
其所關甚大臣等寔切憂之京師災變比之四方奏報者事體尤
重天心示警蓋已甚明伏願 陛下勵精圖治屏去玩戲放逐鷹
犬凡諸司所開利弊詳加納采斷在必行庶可以消弭災沴耳
上曰朕聞帝王不能無過而貴於改過覽卿等所言俱見忠愛之

誠朕當從而行之健等又言臣等勘得府部等衙門災異陳言有臣等所不及知者竊恐萬幾之繁不暇徧覽謹摘其要語開具於後一單騎馳驅輕出宮禁一頻幸監局泛舟海子一鷹犬彈射不離左右一內侍進獻飲膳無不曲納此皆今日所當切戒者伏望置之座隅朝夕顧諟以成聖德健等又言先該臣等具題視朝太遲等事奉旨以忠愛見獎且許施行近者兩月以來或至日高數丈侍衛執役人等不能久立俱縱橫坐臥棄仗滿地四方朝見官吏外國朝貢使臣衆所共見有傷國體文武官員疲於久候非但精神困倦抑且廢時悞事又當天變民窮之日恐懼修省猶恐不及若君怠於上臣荒於下禍亂之來似亦不遠故敢冒死上陳

上曰知之矣時太監王瓚崔杲以織造奏乞引鹽工部為之請勑
健等言　祖宗舊制鹽法本以備邊近年奏討數多成法盡壞先
帝深知其弊特令該部查處寵馭忽升事功未就恭遇　皇上焦
頒明詔痛革弊端奈何清理之使方行織造之命隨下生財之源
既塞蠹政之弊復生前勑決不敢撰寫況太監崔杲奏討引鹽不
過變賣銀兩若戶部支與鹽價尤為省事若仍給之夾帶必多鹽
法之壞愈甚於前矣於是五府九卿科道等官亦上疏論其不可
上意猶欲全與鹽引乃於日講罷召健等至暖閣問南京浙江
織造乞長蘆鹽一萬二千引戶部半與引半與價何也健等對曰
戶部亦是為朝廷撙節用度　上曰該部既欲節用何不留此半

價、却以引鹽與之、聽其變賣、可不兩便乎、健等曰、價銀有限、不若鹽引之費爲多、上曰、何故、東陽對曰、鹽引一紙、夾帶常數引、以此私鹽壅滯、官鹽不行、先帝臨終、銳意整理、正是今日急務也、不可不爲遠慮、上曰、夾帶事覺、朝廷自有法度、東陽對曰、此輩若得明旨、即於船上張揭黃旗、書寫欽賜皇鹽字樣、勢焰烜赫、州縣驛遞官吏、酬應少誤、即加笞辱、至於鹽商竈戶、雖凌虐萬狀、誰敢呼寃、所以不若禁之於始、健等亦共言之、上正色曰、天下事豈專是內臣壞了、譬如十人中、也有三四個好的、言之至再、蓋是時已有先入之說矣、上復謂曰、此事務要全行、健等至閣、復上疏極言自古帝王以從諫爲聖、拒諫爲失、國家治亂常必繇之、顧順

人未有甘心就死者況朝夕卿非特愚之

言之言易入逆耳之言難受故治日常少亂日常多臣等每以此說進於　陛下今文武公卿臺諫合詞伏闕皆爲鹽法不可擾而聖意堅執排羣議而行之就使織造有益姦弊不生然上虧朝廷納諫之明下失羣臣守法之義所得幾何而所損者不可勝計矣

上曰昨聞卿等面奏今復覽疏朕心已悟引鹽不必全與可支與十分之五餘如議與價銀先是科道皆交章乞請急除羣姦以保聖躬司禮監至內閣傳旨云聖諭已悟痛加修改所劾太監馬永成等姑示涵容健與李東陽謝遷上言此數人者蠱惑誘引罪大惡極得罪　祖宗非　皇上所得而赦再上疏乞誅永成等上不允　以健等欲去決之各上疏求退待言官章下責諸

人豈得無變奈何不慮

此輩一麗左右遂無能狎欲置之法易易矣

閣業已窘相對涕泣會大臣韓文等疏又入於是　上遣司禮八人詣閣一日而遣者三而健等卒持不肯下內司禮監王岳亦東宮舊臣也剛直頗惡其儕所爲獨是閣議諸閹益窘業自求安置南京司禮太監陳寬李容王岳同至內閣議有發瑾南京獸房閑住之說健厲聲曰先帝臨崩執老臣手付以大事陵土未乾便倖如此他日何以見先帝於地下寬容辭去時王岳與司禮太監范亨徐智亦助文等奏於上言外朝多官論劾不可不從　上不得巳允之會天晚待明發旨捕劉瑾等下獄瑾等聞之趨至　上前環跪伏哭頓首觸地訴岳等交通外臣欲害某等　上爲之動瑾因曰夫狗馬鷹犬何損於萬幾今左班官敢譁而無忌者司禮監

無人也有則惟　上所欲而人不敢言矣　上怒立命瑾入掌司禮監兼提督團營而收岳等繫獄放內行官較巡察丘聚等並司營務分據要地先是瑾等皆言內閣專執朝權納賄行私及言文官欺壓內臣武職之事至形於雜劇　上久信之至是因健乞致仕遂與謝遷俱去八人者惟恐健等去之不速　上以健數有直言逆耳遂聽之雖賜敕給驛猶循舊典而眷戀之意蔪然矣惟留李東陽蓋前閣議時健嘗推案哭遷亦詈瑾等罔休東陽不出一言遂得懇留既而王岳李榮范亨徐智並發南京充淨軍仍遣人縊殺王岳於途錄是大權一歸瑾等勢傾中外莫敢誰何文臣憯禍始此矣初舉朝共攻瑾等欲誅之閣議方堅持必克兵部尚書

許進語同事者曰此屬得疏斥之足矣果竟其事恐有甘露之變時不能從旣而果如其言識者恨之健與謝遷瀕行東陽祖餞欷歔泣下健正色曰何用今日哭爲使當日出一語則我輩同去耳東陽默然無以應瑾尚恨健不已矯旨奪健官罰輸粟瑾欲起大獄盡殺諸不附己者矯勑羣臣指內官王岳范亨徐智進及謝遷韓文戴珊楊守隨林瀚郎中李夢陽主事王守仁王綸孫槃黃昭簡討劉瑞給事中湯禮敬陳霆徐昂陶諧劉蒞艾洪呂翀任惠李光翰戴銑徐蕃牧相徐暹張良弼葛嵩趙仕賢御史陳琳貢安甫史良佐曹閔王弘任諾李熙王蕃陸崑張鳴鳳蕭乾元姚學禮黃昭道蔣欽薄彥徽潘鏜王良臣趙祐何天衢徐鈺楊璋熊偉朱廷

聲劉玉爲姦黨楊朝堂健益懼杜門謝客瑾誅得復官致仕比上數巡邊幸江南輒泣不飲食曰吾死無以見先帝矣進士何景明年少能詩人咸以爲首相同鄉必選入翰林無疑健曰此子福薄能詩何用不取後景明除中書舍人遷提學副使不壽卒自來居內閣不私故鄉惟健一人嘉靖初健年已九十降詔存問又遣撫臣節其家賜束帛饌羊上尊酒官健子爲中書舍人健年九十四卒贈太師謚文靖健骨相奇古學問深粹行履純正偉識宏材蚤際　聖明晚罹姦佞進不盈侈退不窘戚爲近世所稀嘉靖二十一年又官其曾孫一人爲尚寶司丞

共常氏曰劉文靖蓋古之遺直也嘗論其言之人與不入而知則

無不言言則無不盡也然當孝廟在御則天下並受其福武廟嗣登則一身幾於不保晏子謂一心可以事三君然歟否歟

李文正東陽

李東陽字賓之湖廣長沙府茶陵州人曾祖文祥以戎籍隸金吾衛遂居京師東陽負奇氣四歲能作大書　景帝召見命書龍鳳龜麟十餘字書奏　上甚嘉之抱置膝下賜上林珍果及內府寶鏹六歲八歲復兩召之試講尚書益稷篇惟荒度土功一段大義命肄庠天順壬午年甫十六舉順天鄉試甲申登二甲進士第一選庶吉士劉文安公見閣試炎暑賦嘆曰此文殆絕無而僅有者覩予之志殆欲為世用吾老不及見矣成化元年授編修三年與修實錄十年陞侍講十九年癸卯進侍講學士二十年充東宮講讀官二十二年丙午主考順天鄉試尋丁憂弘治二年己酉起

復遷左庶子侍讀學士、四年辛亥、預修實錄成、陞太常少卿、仍兼前職、掌翰林院事、克日講官、會久旱求言、東陽奏曰、臣職在講筵、不關政務、惟君心爲化理之原、經傳乃致治之法、其勢似緩而實急、其功似淺而實深、顧講讀有時、章句有限、宏詞奥義、未易悉陳、嘗纂范祖禹講月令、而深諭識於奉天之道、林機講禹貢、而極陳勤儉爲治之理、又聞唐崔郾半歲不問經義、則謝以無功、李絳踰月不訪理道、則自慙飽食、臣之疎曠、實又過之、近臣以經筵輪講孟子、兩年日講、亦用此書、謹摘孟子格言切於君心治道、而未悉愚見者、析爲數條、極論其理、而軍民利病、時政得失、如　陛下所欲聞者、以類附焉、一　孟子曰、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不誠未有

能動者也臣伏見弘治紀元以來二三年間天地降祥雨暘時若咸應之理昭然可覩近二三年休徵弗應繇冬入夏旱虐尤甚意者於初政之善有未盡合乎抑應天之政或以文而不以實也臣願　陛下齋明此心勵精圖治賞一物必思天命所當予罰一罪必思天討所當加御一膳必思民飢服一衣必思民寒災異之奏自郡縣者彙爲卷册以備覩覽章疏之付在有司者限以旬日必令覆奏使議朝政者不爲作舍道旁之空談拯民災者不爲紙上裁成之故事若齋醮一事誣誕尤多凡事關祈禱悉加屏絕亦應天以實之一端也孟子曰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君正莫不正臣惟人君一心萬事根本正心必先於意誠意誠必先於致知格

物講學者格致之要也宋蘇轍進端午帖子曰始學深宮夏日長只將無逸鑑興亡王巖叟因侍講進曰　陛下退朝無事以讀書爲樂天下幸甚臣願　陛下當此盛暑亢旱之時澄慮保和暇即取累年講官所進直解時一繙閱則義理融徹根本不移不然則雖發言盈庭積疏成案旋置度外何所益哉一孟子曰詩云經始勿亟庶民子來今諸營官軍操練日少工作務殷見在之數不敷於坐派停止之詔遽移於陳請使其精消氣餒嗟怨不堪比者諸司屢嘗執奏量爲停免如金水河昌國公墳等處特令償完夫有司以停止爲請朝廷以督併爲名名實相違無以昭示天下乞俟雨澤既降再圖修治其餘不急之務一切停罷一孟子曰不違農

時穀不可勝食也數罟不入洿池魚鼈不可勝食也斧斤以時入山林材木不可勝用也今天下民窮財盡其勢已極姑以三者言之山東之地草根樹皮掘食殆盡繼以人肉荊汚諸湖水竭魚荒河泊諸課率多折納易州山厰林木已空漸出關外其他賦稅大抵皆然天下之地無一處而不貧萬物之利無一物而不貧苟據圖按籍計口數物於都邑之間臺省之内可以知之而況於九重之上哉至若京師市鋪光祿寺科派太繁供應之物急於田賦買辦之役亟於催徵官價不克動踰時月國門之稅曩因戶部委官張鑑過於侵削嗟怨盈途商賈幾絶　陛下降旨切責然後質遷不滯但其起例太重今雖漸減猶未甚輕故欲蠲租減稅則國用

不克二者之外別無長策惟雜泛差役與額外科派請下有司痛令裁省而節用一事乃萬事根本哉　太宗文皇帝所服裏衣敝垢納而復出謂侍臣曰朕雖日十易新衣未嘗無但是念當惜福故每澣濯更進昔皇妣躬補綴故衣皇考見而喜曰正可以爲子孫法朕嘗守先訓不敢忘　宣宗章皇帝載在五倫書益將爲萬世法也願　陛下遠稽前代近法　祖宗一轉移間天下受無窮之福矣

一孟子曰飢者易爲食渴者易爲飲臣切見山東等處災傷已極近者廷臣屢請漕運官撥量留賑濟未見准行臣惟京儲固重歲給尚饒若限數借撥量價雜賣計歲還納似亦無妨乞命戶部借撥數十萬石及運船米盡之日扣計後船於臨清等處水

大倉納分。令收糴委官監糴。以濟其急。而留貯價銀。以俟豐熟糴還。後年運册分帶至京。惟在糴糶之間稍加調停。脚價之耗。別爲計處。使還官雖遲。不失本數矣。況運軍貧窘。愈久愈困。使得稍免半途蚤遲。暫息以圖後功。亦未必無益也。孟子曰。仁政必自經界始。切見畿甸等處。姦民惡黨。競指空閒田地。以投獻爲名。藩王勢家。輒行陳乞。每有賜予。動數百頃。得請之後。標立界石。至包羅村落。發掘墳墓。訴訟之牒。纏綿歲月。寃號之聲。震動遐邇。夫生齒既衆。地豈有遺。凡以空閒爲請者。皆欺也。朝廷雖屢頒禁令。俞允繼之。投獻者謫罰相仍。而陳請者終於得地。歲復一歲。何時而已。臣願以後除官有册籍者。上俟處分。稱爲空閒。更不賜許。使陳

請者無效則投獻者自止矣一孟子曰君行仁政斯民親其上死其長矣臣聞廣西近因軍糧不足以致官軍鼓鬨幾成大變及至出軍蠻賊截路總兵方面等官横被戕害固繇紀律不嚴事出意外寔亦教養失道氣沮心離故顛沛之間視爲秦越人心國勢所係非輕今賊勢方張攻圍州縣版籍雖存人戸漸耗有司畏罪不敢悉聞數年之後此地之患未易言也今官軍士兵尚皆可用惟糧爲之近歳頗豐請下撫臣亟議儲蓄務使有餘然後可以責斬馘之功臣又聞西北諸邊軍糧折價十分爲率給不二三禁制雖嚴莫知改革臣請申明禁約依本地時價量爲增給使人情少慰兵氣漸揚則攻守之具惟所用而無不效矣一孟子曰省刑罰今

之五刑最輕者爲杖爲笞然杖有分寸笞有多寡極爲詳愼獄訟旣多人苦欃制乃有畸輕以從重者在京法司猶避輦轂尚少過差在外諸司或倚法立威笞杖之罪往往致死補立卷案旁引醫症縱令事覺不過以因公還職於是箠人重者爲能吏殺人多者爲好官以極輕之刑置之不可復生之地傷天地之和壞國家之法莫有大於此者欲令以一時之蹔忿諸過誤理或有之而多者數十甚者數百槩以因公自解豈復有所懼哉故勘平人有抵命之律刑具非法有除名之例偶不出此則謂之因公一以公名雖多無害則此情重而律輕者不可以不議也請凡栲訊輕罪即時至死累至二十人或三十人以上本律外仍令吏部法司議行降調

或病死不實者有醫証人等并治以罪且律不可易而例可增今科罰銀物不致殺人尚有降調之例以此罪當此情似不爲過亦可以爲殘民者之戒也一孟子曰欲爲君盡君道欲爲臣盡臣道二者皆法堯舜而已矣堯舜之世人人得言者以堯舜能容之也中古以諫名官言者亦少願治之君嘗勸其直而容其過　陛下即位之初大開言路先朝諫諍之臣如汪奎蕭顯徐鏞等次等叙遷如林俊等特加超擢皆以爲堯舜復出間有言事狂直　上煩譴責者詞雖太戇心實愛君既示磨礲宜加拔拭近者羣臣交章請赦彭程已蒙恩旨今該部看詳切見任儀所坐亦以扶國體非爲私謀未蒙湔雪今當　陛下求言之日而不宥以言得罪之臣天

下之人孰知所嚮　陛下既以復數人於前亦何惜不有此一二
人於後以答羣臣之請也一孟子曰尊賢使能俊傑在位則天下
之士皆悅而願立於其朝矣臣切惟今之內閣六部察院諸衙門
所謂大臣講讀學士所謂重任近年以來三司得以訟巡撫府縣
得以訟巡按小官百執事得以訟尚書侍郎都御史事下有司互
爲勝負此風既行漸不可長況其所奏多涉誣罔上煩聖聽下駭
物情非聖世所宜有也請自今以後凡有屈抑止許據實自陳本
事凡懷挾仇忿故爲誣訕者槩勿施行庶幾委任得專體統不紊
臣又見經筵爲講道之地與朝署不同故凡奏對之時雖師保太
臣必行跪禮惟講官拜稽之後立講於前以示優異此　祖宗定

制而古之大儒猶有致譏於坐立之間者以聖賢之道在故也近日講官小有遺誤遽遭糾劾荷蒙聖恩特置不問朝廷優之以講道之禮而有司律之以奏事之儀自開設經筵以來未嘗有此臣伏覩累朝所定儀注止有侍儀官御史二員序班二員無所謂糾儀者先帝臨朝極嚴奏對之禮御史等官不敢毫髮縱貸而如大學士陳文侍講商良臣等進講差錯不聞糾劾朝廷亦不以責糾劾之官臣又復見先帝命通政司鴻臚寺奏事繁難特命一二字差錯不必來說欽遵至今即是故事臣愚以為經筵之職較諸通政司所奏鴻臚所引事體尤重而講讀之詞動以千計繁文倍之臣請自今進講一二字差錯者照先帝所降通政鴻臚恩例勿得

糾劾以仰承　陛下優禮儒臣之盛意疏入　上命所司議處以聞癸丑主考會試得汪俊爲第一七年甲寅擢禮部右侍郎兼侍讀學士典誥勑八年乙卯命兼文淵閣大學士預機務時安南侵占城國奏請命官往問　上欲從之東陽會同官上疏曰春秋王者不治夷狄安南雖奉正朔修職貢然恃險負固積歲已久今若遣官往至其國海島茨茨徒掉寸舌小必掩過飾非大或抗命若置而不問損威已多若問罪興師貽害實大宜勿聽十年丁巳秩滿賜金犀帶時中官李廣以燒煉齋醮被寵東陽復會同官上疏極言其非時武　州知州劉遜逮繫科道會奏　上震怒俱下獄東陽復上疏救之　上爲霽威召至平臺奏事始復舊制戊午

皇太子出閣加太子太保禮部尚書五月復召問親定團營總兵官九月清寧宮災東陽上疏曰近年以來災異頻仍內府火災尤甚或以天道茫茫變不足畏此乃慢天之說或以天下太平患不足虞此乃誤國之言或以齋醮祈禱爲弭災此乃邪妄之術或以縱囚釋罪爲修德此乃姑息之謀熒惑聖聽莫此爲甚且賄賂公行賞罰失當紀綱廢弛賢否混淆工役繁興軍民困敝下情不達上德不宣愁嘆之聲上干和氣災異之積正此之繇越二月有爲李廣乞祠額者東陽以爲不可又召能仁寺僧入大內慶讚東陽又以爲不可　上俱從之巳未程敏政典試給事中華昶劾之命東陽複試壬申會典成賜玉帶十六年癸亥改兼戶部尚書謹身

殿大學士、甲子、命祀孔子於闕里、遣朝上時政疏、上命有司議行、十八年乙丑、孝宗不豫、召入玉几前受顧命、武宗登極凡詔册謚議諸大制作皆出其手、是歲之詔與革利弊禁治姦宄最爲嚴正、天下誦之、尋加光祿大夫柱國少傅兼太子太傅戶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丙寅、上倦於政、近習引爲馳騁荒淫等事、東陽同劉健等上疏、詳見健傳、會府部科道疏請誅劉瑾不遂、瑾矯詔逐劉健謝遷、獨留東陽、尋加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丁卯、劉瑾擅權、適尚寶司卿崔璿御史姚祥主事張偉爲邏卒誣執、枷號於長安門外、東陽上疏力救之、命戍邊、時閱內苑御船、獵獸、上疏曰、今歲自端陽後、金鼓砲火聲徹都邑、厩牧厮

其後 武
廟竟以所
致疾

役紛克禁庭大臣畏忌不敢言小臣震懾不敢諫不知 祖宗分
職設官朝廷廪祿養士將焉用之昔漢司馬相如諫擊熊豕以為
輕舉之獸輿不及還轅人不暇施巧非天子所宜近薛廣德諫御
樓船以為乘船危從橋安聖主不乘危伏望鑒古道以端好尚視
朝加發則炎暑不侵進膳有時則元氣日盛 上褒答之 憲廟廢
后吳氏甍李東陽等言漢成帝廢后許氏葬延陵交道廐西光武
廢后郭氏葬北邙山凡皇后廢黜史冊猶稱廢后書其葬地未有
降為庶人之理廢后吳氏原奉 憲宗皇帝詔書止云退居別宮
閑住累朝以來服食供奉皆從優厚今日之事宜令禮部斟酌儀
節凡事宜從簡省而殯斂祭葬皆不可闕以存 皇上敬老念舊

之心播之天下傳之後世亦美事也　上諭禮部倣英廟惠妃故事太常寺以祭儀　上請命歲時用素羞別祭於墓所給事中安奎御史張彧等忤璀盛暑枷號垂絕東陽上疏捄之獲釋爲民都御史楊一清逮繫至東陽又力捄之是月承朝罷有文一卷委於丹墀侍班御史奏請查究乃錄璀等過惡者　上退坐東角門留百官不放班尋傳旨令跪赤日中璀等面詰莫肯承認申刻詔下獄究問者三百餘人東陽奏曰匿名文字出於一人其陰謀宄計正須於稠人廣衆之中掩其形迹而遂其詐術也各官倉卒拜起豈能知見況一人之外皆無罪之人今幷置縲絏互相驚疑炎暑薰蒸人不自保矣惟　皇上先行釋放而後密加體訪實之典刑

與有救濟
寄時亦少
北人不得

上從而釋之。是日暴而死者、刑部主事何鉞、順天府推官周㒚、禮部進士陸伸、暍而病者無算、瑾行新例、迸軍連坐、窩主隣佑皆籍沒充軍、遠近騷然、民不堪命、又強盜日衆、欲幷其家屬發遣充軍、又連坐親屬、禍且甚、又錦衣邏較於近京州縣、捕盜不得、幷其無服親屬、俱執送法司、法司承奉風旨、槩坐籍沒充軍、又山東梁姓者、自陳嘗捕盜七十人、乞照例陞土官巡檢、都察院覆奏、請查舊盜七十家、窩主隣佑、皆照新例籍沒發遣、東陽奏曰。皇上比來勵精圖治、威令大行、中外臣民、罔不悚懼、但霜雪之後、必有陽春、雷霆之餘、必有甘雨、此固上天之道、君人所當法者、臣姑舉其一二、上塵睿覽、如迸軍及拐馬人犯、謫令戍邊、而窩主隣佑、火

欲取錢與此爲懇陳

甲發戍近衛雖亦懲姦至意然罪有差等請量情擬坐或責限令其自首如各衛門有犯通查歷年經該僉書職名追究懲治雖亦懲姦至意但以一時之失而窮一二十年之遠以一事之差而累數十人之衆非惟人才難得抑且情有可矜請於侵盜錢糧枉受贓人命重情不宥外其犯公錯者罪坐本犯經手者止坐該年避官去任者依律發落如各處查盤糧草斛折泥爛者罪逮巡撫甚至加倍追徵雖亦愼重錢穀至意然職有大小責有專否陪補斛折律有明條管糧管屯等官固難辭責若巡撫之職督理欠嚴則無侵盜情弊論從輕罷黜如各處見差官校眞偽莫分間有假名擾法累逮各官雖亦杜絕時弊至意但遠邇驚疑請於輕犯責令

撫按開擬前項官較罷其差出與者不差則僞者無繇而作疏入

上深嘉其爲罔可切於輔治見在官員并斛折糧草諸事備令該部斟酌以聞然一時所全活者不知幾千人雖欲巧取橫斂因以貧迫文臣凡有公錯註誤者假以姑免提問爲名各行罰米以實邊儲士大夫畏其受虐亦甘於從罰初曰一二百石後漸增至千石[illegible]任事[illegible]或家[illegible]衆[illegible][illegible]妻[illegible]開導羅執不從乃從邊倉移爲閒倉地鄉稍近衛不能取後因此欲積天下司府州縣預備倉糧四[illegible]各官[illegible][illegible]其[illegible][illegible]開[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不若今於[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備倉上納米爲實用[illegible]輸邊之一名其[illegible]受應變潛消默令使天下陰受其福者猶如此四[illegible]皆[illegible]太監羅[illegible][illegible]便[illegible]行事帶實主之東陽

力言不可因奏曰　太祖高皇帝設官定制外都布按三司都司掌兵而不掌錢糧布政司管民而不管軍馬又有按察司管糾劾問刑名而軍馬錢糧皆不得管其權益分而不專此　祖宗防微杜漸之深意永樂以後漸差都御史在外巡撫其有番夷去處則置鎮守總兵官又後差內官一同鎮守撫安軍民防禦賊寇其權則同而不專故敕諭之詞曰會同計議停當而行毋得偏執違拗未有一人專制一方者且如四川所奏則土府宣慰皆其綜理夫以親藩之隆重土官之梟悍彼心不服則釁隙必生又如舊有草寇生發則調兵征勦土官必須奏請所有關係尤非細故今既革去巡撫若并付鎮守衙門任其進止非惟事體不便恐鎮守一人

亦自擔當不越百五十年所未有豈敢一旦增添若天下鎮守比例而行則其所係又不止一方而已乃批出止便宜行事餘如所議又陳俊之得罪也瑾因以及漕運總兵官平江伯陳熊以濕潤米等項贓遂至大獄必欲寘之死地東陽乃力諍之瑾曰熊所犯罪重不宜姑息東陽曰其誠姑息但非姑息陳熊乃姑息陳瑄耳瑄在　太宗朝開濟寧河道以通漕運有大功金書鐵劵子孫皆免死豈可盡革傷天下武臣心瑾曰國初功臣如常遇春湯和鄧愈皆有戰之功今其子孫已革罷陳瑄不從斬殺有功當代豈足深惜東陽曰漢高祖親定十八功臣位以蕭何爲第一蕭何不曾斬殺但因供給餽餉不絕遂以爲萬世之功蓋足食然後足兵

因其勢而利導之故易爲力

當時餉不繼雖有張良十韓信豈能助漢蕭何餽餉猶是一時爭戰之日陳瑄通南北漕運每歲四百萬石至京師誠國家萬世之利也瑾不答廿葦熊爵時　上以久旱風霾雨降綸音令羣臣致齋祭天地社稷山川仍敕兵部法司將逃軍強盜私鹽窩主鄰佑充軍擺站者盡釋放枷號者即時饒免強盜正犯再行審問徒流以下減等發落東陽言臣等聞命欣躍至於感泣中外傳播歡聲動地所以安人心回天意者端在於此尚有一二仰干天聽王府逃較與逃軍同窩主鄰佑連累發遣充軍擺站并見問未經發遣者乞照例釋放傾使假銀偽造印信舉放私債較之強盜有間除正犯外窩主鄰佑亦乞放免仍將傾使低銀正犯止照本律問罪

犯罪充軍正犯已故家屬該發遣隨住者查有親男媳例發遣無
子婦人一應家屬乞免發遣已發遣者並行釋放死罪重囚奏訴
三次者本犯乞免加罪家屬免充軍婦人無夫者免配邊軍凡犯
罪家産沒官除謀逆以上重罪外其餘近例沒官者並免兩法司
錦衣衛見監死罪重囚除強盜已有旨其餘乞照近年熱審事例
開奏定奪南京見監併枷號輕重罪囚亦照在京近奉恩例一體
施行文武官罰米為例若實係家貧不係故意遷延者乞再限三
月仍免加倍上納各處獲盜數多中不無扳指冤抑見問併續獲
者乞令各該捕盜等官用心研審務見贓仗失主併同行上道之
人明白擬奏如或輕信妄拿濫及無辜希圖陞職免罪者事發之

必討收遠
消息乃散

日罪有所歸再照正德年間問罪條例近該給事中屈銓奏准頒行乞令三法司議擬歸一請自上裁永爲遵守　上批答曰朕覽卿所言皆有裨於治理具見爲國至意當悉從而行之會寘鐇之變朝廷命將出師詔告天下內一款取回各處差出官校瑾不欲曰是要革行事衙門此係累朝舊例如何可革東陽曰舊例行事衙門官校止在京城今差出四外聲勢烜赫驚疑天下姦詐之徒因而矯托眞僞莫辨近因累犯煩朝廷處分若眞者取回則僞者無自容矣因以天順元年舊例稿示之瑾乃語塞八月十三日夏獻俘旣入東安門　上親賜宴勞太監張永乘間出懷中疏奏劉瑾十七事且言其事多不軌　武宗震怒當夜遣人執瑾次日讀

闕口

令太監溫祥等持本疏至内閣讀畢徐問今當如何溫祥曰已收逮矣東陽曰此聖政也天下望此久矣祥輩乃曰須傳旨行之東陽乃援筆擬進　上降旨罪瑾幾百餘言皆應死律末云劉瑾所壞事情科道官指實來說翌日科道列劉瑾罪惡三十餘條乃下瑾鎮撫司獄會鞫於午門前得其私製兵甲刻期起手罪狀明白坐謀反律於是降旨極言罪狀特令凌遲三日諸被害者爭拾其肉嚼之須臾而盡天下聞而快之是時籍瑾書籍得秦府永壽王爲瑾慶壽詩序中間稱謂過於卑諂　上怒甚欲降勅切責東陽上疏曰自古治亂賊者正名宗罪誅止其身昔光武誅叛賊王郎得吏民交通文書數千章不一省視會諸將燒之曰令反側子自

得無亦白爲地

安歷代相傳以爲盛事當劉瑾專權亂政之時假托朝廷威福以刼天下生殺予奪惟其所欲中外臣民誰不屈意待之往來書信禮儀雖於律法有碍但因畏罪避禍多不得已情有可原况王府懿親尤宜優待自非知情助叛法不可赦者其細故小過亦須曲賜包容若指論罪實降勅切責則凡有書信餽送者不知其幾傳聞驚駭各不自安或愧懼終身或遂致失所不可不爲之慮今劉瑾已正典刑乞聖明將此等詞置之不問并一應文書涉叛逆事情者幷行燒燬使人心安帖事體穩當　上以爲然於是悉焚其往返文字無延及者逆瑾既誅　上以東陽有反正功特進左柱國廕其從子兆蕃爲尚寶司丞東陽復上疏言臣誤蒙先帝及

陛下委托扶衰力疾強劾馳驅比者劉瑾專權亂政備員禁近事體相關凡票本擬旨撰寫敕書或駁下再三或徑自改竄或帶回私宅假手他人或逓出謄黃逼令落底真僞混淆無從辯白臣雖委曲匡持期於少濟而因循隱忍所損亦多苟蒙淵衷明見謂不干內閣恐至毀積中亦難辭責理宜罷黜 上溫旨諭留且曰四五年來劉瑾恣爲蒙蔽卿委曲匡持朕已具悉宜安心辦事瑾亂政害人事件仰令各衙門逐一查革改正復上疏曰天下者 祖宗之天下上天所付托生民所仰賴 高皇帝櫛風沐雨十餘年而後定何其勞也 文皇帝南征北伐定鼎詒謀亦二十餘年而後成何其難也列聖相承兢兢業業罔有怠荒先帝顧命惟欲

陛下叅嗣大位叅成大婚光前裕後衍無疆之澤聖慮所及何其深且遠也臣願念上天付託者重思　祖宗授受者隆體生民仰賴者切毋於朝奏講讀之暇安處宮闈溥施恩澤起居以節遊豫以時保養天和培植國本則六氣莫能侵百邪不敢近矣不報工部奏言京城內外工役浩繁州邑坐派無遺民財刻削殆盡在庭災傷四方盜起況京營軍士摘撥做工終歲不操相率逃避軍民俱困乞將不亟工程暫止東陽等言工部所言固為激切內添蓋房屋一事尤為緊要蓋自去年夏秋以來外間傳聞豹房內添蓋房屋又聞豎立旛竿似有創建寺祠之意臣等切念寺觀乃異端之教其間義理不暇深論但宮禁之體與城市不同自古及今鑾

無禁中創建寺觀番僧人等往來混雜無賴之徒因爲詐冒爲
一變生不測難以關防其於事體所關不細而財用之費耗軍民
之困苦又不足言矣切見成化間欲於內府建玉皇閣 憲宗皇
帝因閣臣之言而止弘治間欲於近城造延壽塔 孝宗皇帝亦
因閣臣之言而止史册書之以爲聖明美事伏望將前項工程即
賜停止其餘不急之務大加裁節不報七年李東陽等又上疏曰
伏見去冬以來京師地震有聲薊州山陝福建雲南等處相繼地
震周官燮理不備其人漢廷策免亦有故事臣等或親承顧命或
特被簡拔職在論思慙愧無地且如經筵聖學所關也臣等不能
盡啓沃之功發朝政令所出也臣等不能在侍從之列宗廟社稷

神靈之所在至尊嚴也臣等不能執奔走之事而歲時莫獻但遣
公侯宮殿門禁天子之所居至深密也臣等不能知動止之詳而
晨昏出入未聞警蹕凡如此類不敢盡言即今帑藏空虛軍民窮
困流移不已寇盜肆行江西四川累歲用兵山東河南南北直隸
所至殘破戕害將領荼毒生靈蓋自創業靖難以來未嘗有此臣
等適當其責罪無所逃仰瀆威嚴伏賜黜罷尤望淵衷頓悟如日
中天溫習舊聞日親經史視朝享獻一復舊規親信必恭謹之人
委任必忠良之士嚴內外出入之防別堂陛崇卑之分動息有恒
飲膳有節頤養聖躬茂隆國本惟在聖心一轉移之間耳疏入不
報巨寇劉六衆至數十萬初騎數旬勢張甚王師屯德州要害俱

猥偉不敢出、提督馬中錫以鄉黨墳墓所在、恐為所脇制、倡為招撫之議、司禮張永以問東陽、憤然曰、此賊本朝廷編氓、悖理犯法、非夷狄比、今攻破州縣、拒敵官兵、赤子遭其荼毒數千萬、衆朝廷養兵百五十年、用在今日、無分寸效、且方出師、而以招撫為計、有血氣者、宜痛心疾首、而食不下咽也、更有何說、永等皆嘆曰、終是老成之見、議遂定、既而賊平、以東陽等運籌定策、蔭一子錦衣衛世襲千戶、東陽力言文墨之臣、不當與矢石之功、疏四上、改蔭文職六品、再辭不允、有獻審計者、托言京軍不習戰陣、欲調宣府邊軍三千人入衛京師、而以京軍如數戍邊、每歲春秋番換、如班操例、上遣司禮監谷大用至閣議、東陽力辯以為不可、大用等謂

此有先入之言牢不可破盍姑試之東陽曰某等職在論思與聞國計知其不可若勉强曲從則有後患獻計者不知何在而執筆者則有國事一壞雖死何贖往返再日乃具揭帖畧陳其不可且言如以聖駕看牲在途欲比常加慎竊見總兵郤永見在滄州宜令兵部密切行文暨撫領邊軍近京住劄事畢之日仍令還鎮庶事體停當人心安靖乃下兵部會議兵部始以為可行及聞閣議乃知衆論多未協者覆議至再皆云不可而內意已定司禮監文書官逼令擬票云　上坐乾清宮門必欲今夜批出東陽等乃具題極言其不便曰京邊官軍各有分地必有亟事方可互相應援令無事而動一不便也京軍備邊不習戰陣雖保必勝恐傷國威

文王奏疏最為通明暢切前劉文靖諸合

二不便也京軍出京駭人耳目傳聞各處未免驚疑三不便也京軍在外倚恃強勢占住房屋索要錢物需索酒食強買貨物姦汙婦女將官護短而不肯禁邊方受害而不敢言四不便也邊軍在內狎恩恃愛傲睨軍民蔑視官府小則恣玩大則違法治之則或不能堪縱之則愈不可治五不便也違遠鄉井拋棄骨肉或風氣寒煖之不相宜或盤纏供給之不相續六不便也糧賞之外必有行糧布花之外必須賞賚非緊急不得已之時為糜費無窮極之計七不便也往來交錯曰無寧息倉卒之際或變起於道途厭倦之餘或患生於肘腋八不便也示京營之虛空見中國之單弱九不便也西北諸邊見報聲息啓齒之地正須策應脫有疎虞咎將

處當出其

誰歸十不便也凡此一事不便者有此數端今五府以爲不便六部等衙門以爲不便六科十三道皆以爲不便臣等以腹心之臣居輔導之地若阿諛委順勉强曲從是滿朝之臣皆有爲國之心而臣等獨當誤國之罪萬死不能以塞責矣伏望聖明洞察特采人言稍俟從容務求至當定宗社萬萬年無疆之脩也所有前項事情臣等不敢別議。翌日乃丙降行之遂乞休賜之物命備加褒獎仍於其從子兆延爲中書舍人十一年卒於家年七十贈太師謚文正所著有懷麓堂藁凡學記六十一觀桴遂益叙其黃堂稱六爵才絕學獨步一世如大河之源出崑崙至積石在龍門下氐杜祈可有州洛泊自月山頂鶴萬變而不可測其所窮非二泉飲稍稍不盡德爲漢深收海有人將御戎不開號令一節二癒無不如意興于可謂智之矣予以爲猶有關備海外內太和流行兵以不試爲強財以不蓄爲富刑以不用爲治伊誰之

力也君子是以知
文正之不可及也

太常氏曰世之病文正者謂其當內降持疏下閣時不與劉謝一
公同諍又若貞觀之碑文稱頌逆璫因而疑其沒言於璫者之當
時欲逆難此非原太常密何待於沒也藉令文正爲百揆而不諍
或以文正之不諍而敗事則脂韋之罪誠無所逃乃維陽寔首相
文與[illegible]姚乃諍明文正更加詆訾要見有益於事餘其後之調停
保全明由人各有見亦各有志矣故予以爲在閣爭論之時少
文正在[illegible]中以于在翰林混毒之日得。文正不惜於泰山益
察其進以全名此斷斷之所易論其跡以救世乃聖賢之所難論
人者必當以孔孟爲宗孔子曰毀行三。仁焉孟子曰或遠或近或

守其斷介之爲急然諒俯過丨人有各撰也

去或不去歸潔其身而已矣比干既諫微箕佯狂而死何救於紂惟去者不嫌於避禍奴者不嫌於受辱而後死者之心斯慰文正生平操履端嚴不媿屋漏身死之後家無羸財其身又焉有不潔哉易夬之四曰壯于頄有凶劉謝之謂也獨行遇雨若濡有慍无咎文正之謂也

此乃實用

王端毅恕

王恕字宗貫陝之三原人魁偉高峙音吐如鐘博通諸經子史三十餘成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翰林治古文辭而恕不喜爲古文詞其學務以明體適用本之經術博極經濟而已以是不得留出爲大理寺左評事遷左寺副所讞決必麗情法人不敢干以私嘗條刑罰之不中者六事上之朝而議行之擢知揚州府揚淮之大都會恕以直道精心爲之歷辨疑獄吏民皆愛服歲再饑上疏請再賑麼事已迫不待報而發倉廩且別市藥以施病者立資政書院集少年諸生其間延文行士爲之師太守以間拔行召諸生裒承講說恂恂禮讓文事大振以考最超拜江西右布政使揚人挽

留之不得相率伐石勒其德政其在江西有便於民者毅然主之無少顧忌嶺冠有犯贛州者恕奉檄率師討平之轉河南左布政以公廉稱賦稅出納吏不能姦進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撫治南陽襄荊諸府時以襄南地多山險秦越之民萃焉日剽攻殺掠而礦賊亦不時發特開府治而恕首爲草創事事經畫有成算首獲南陽之爭礦稱兵者已會兵搗襄盜巢平之殲其魁釋脅從之衆又平湖廣劉千斤石和尚之亂旣捷而大將欲搜山盡取其首以徼功賞恕持不可念所從將卒必有乘間爲賊者乃下令曰擅殺一人即抵死衆肅然無敢犯因榜諭流民各使復業後流民聚貨立生祠恕仍家繪一像又陳善後事宜一襄陽荊州三衛并夷陵千

戶所官軍、正統十四年、爲因摘調鎮遠靖州等衛官軍、前去麓川等處征進、致令邊城缺守、苗賊出沒、暨將荊襄等衛官軍調去彼處、分作兩班輪流備禦、隨後又將三班軍餘亦調前去、合令頭班官軍照舊前去備禦、將二班三班官軍餘丁存留本處操守、一襄陽府房縣僻在萬山之中、離府八日之程、所轄地方有歇馬大市螃蠏溪格崑坡潭坪馬腦關三扒峪梯兒崖頭沙河湯家河洞庭廟玉女廟長口椰口馬欄青峰壽陽柏木前坪後坪洪坪等處、土地肥饒、道路險阻、各處流移人戶在彼潛住者不下萬數、近者劉千斤等一起聚皆響應、相從爲非、先曾設立一千戶所在彼守禦節因差調各邊備禦征進、并措運去訖、止留老弱、不能防守、且前

項地方溪水雖多灘湨峻急舟楫不通漕運艱難合將本所官軍
盡數掣回操守其該所原發運糧官軍讓於各縣另行招數撥補
一襄陽府均州地當四方之中與竹山房縣上津鄖縣穀城光化
相為脣齒本州原設一千戶所一以守禦本地一以控制附近縣
分永樂年間奉勅全存修理太和山宮觀查得本所見有食糧正
軍一千二百餘員名餘丁三千餘名雖有修理之名其實欲役者
多合將正軍盡數令其在城操練其餘丁則輪班修理一襄陽府
均州南漳穀城竹山鄖縣上津房縣等處荊州府當陽遠安等處
各有千戶所守禦鄖縣上津竹山三處俱離均房二千戶所不遠
穀城南漳離襄陽衛不遠當陽離夷陵千戶所不遠惟遠安縣西

北抵房縣千戶所五百餘里西南抵夷陵千戶所二百八十里東南抵荊州三衛三百四十餘里又離荊門南漳當陽等州縣俱各窵遠況本縣止有一里半遇有盜賊生發急無官軍救援查得已革去荊州護衛官軍見在荊州三衛帶管合於內查屯田近遠安者摘調一千戶所發去遠安縣與民相兼修築城池設立千戶所衙門守禦地方如不足一所就於別所湊撥一襄陽府房縣南漳穀城襄陽四縣荊州府當陽縣地方接連陝西四川河南疆域廣濶道路險阻要害去處因無巡司盤詰以此各處流移入戶逃軍逃囚僧道人等往往來彼或開山耕種或結菴居住停藏年久聚集為非看得房縣板橋山穀城縣石花街南漳縣七里頭襄陽縣

油枋灘當陽縣漳河口俱係緊要去處每處各該設一巡簡司照例銓官撥吏就於該縣僉點弓兵一百名令其常川盤詰除住種年久附籍已定流民聽其本分生理外其不曾附籍者發回原籍當差造作為非者拏送官司治罪私自結菴僧道就將菴舍拆毀有度牒者遞送原出家寺院識認住坐無度牒者解送本管官司問罪還俗各處遊食流民僧道一應無文引之人俱不許擅入前項山場一襄陽府均州竹山鄖陽上津南漳穀城襄陽光化宜城荊州府當陽遠安等州縣住前因是土民不及里數俱係裁減衙門一遇公差考滿輒委雜職署事就誤實多合於州添設同知一員於縣添設縣丞一員令其專一撫安人民緝捕盜賊防革姦弊

今日荊湖身高甚矣

俱奉旨允行毋憂歸即家起復巡撫河南以襄陽前功遷左副都御史境內苦霖苦旱又苦蝗大風晝晦乃上疏乞罷以謝豫人因極言止營建崇儉約以回天意詔不聽罷而所疏荒政甚詳 上爲之蠲賦有差轉南京刑部左侍郎父憂歸服除以刑部左侍郎治漕河時河道淤阻饟道不通恕躬視上下僉稽衆論且奏揚州一帶河道南臨大江北抵長淮別無泉源止藉高郵邵伯等湖所積雨水接濟湖面與河面相等而河身比之湖身頗高每遇乾旱湖水稍耗則河輒爲之淺澀不能行舟若將河身比湖身濬深三尺則湖水自來河水自穿雖遇乾旱亦可無阻又云高郵州自杭家嘴至張家灣南北三十餘里俱係磚岸每遇西風大作波濤洶

五塘之利是時已言之

滂損壞船隻漂失錢糧人命不可勝計況前項堤岸之外地勢頗低若再濬深三尺闊十二丈取土以爲外堤就將內堤原有減水閘三座改作通水橋洞接引湖水於內行船仍於外堤造減水閘三座以節水利雖遇風濤亦無前患併查雷公上下塘句城塘陳公塘俱係漢唐以來古跡各有放水減水閘座年久坍塌道址尚存近來止是打造土埧閘水隨修隨塌不能蓄積水利若每塘修造板閘一座減水閘三座潦則減水不能衝決塘岸旱則放水得以接濟運河疏入俱允行之又請禁馬快船夾帶商貨縱橫郵道閒妨糧運且上弭灾數事惓惓良久上爲之下蠲租詔時順德知府黎未明以毆公差人員浙江布政使劉璹等以織造段匹不如

法降謫等項發遣恕以事在革前不當使詔旨不信力言之改南京戶部復大有損益部事理如處置運糧餘丁月糧査銷茶引令勳臣具巾信公文關支祿米事事皆有條貫復改左副都御史巡撫雲南廟議爲左遷朝議以雲南在萬里外西控諸夷南接交人而鎭守中貴横甚借恕彈壓之恕單車移二童子以往先是朝廷遣使往安南皆繇廣西未有繇雲南者中貴人錢能乃使其麾下指揮郭景等以玉帶龍衣吳裝玩好馳驛詔安南王黎灝安南王君臣駭愕久之欲因間啓途以襲滇乃報以異寶生金通犀象牙等物往返數四景等復與其國互市稇載歸恕廉得之遣騎追執景景迫投井死而悉鋃鐺其從者下之獄沒入其賄飛章露劾能通

外夷罪當死言昔交阯鎮守非人致一方陷沒驕衡啓釁致寇賊叛逆今能私通安南禍且不測報聞鏜能使使馳驛以貢鸚鵡進恕復上章極言明主不貴異物今爲異勞人而進一羽族微物恐天下有以窺見　上意因盡發能貪贓暴肆諸狀　上不得已召能歸安置南京而黔國公諸大帥以及土酋皆惴惴奉三尺官軍土民皆還部業使人至夷方無敢索賂矣時方遣刑部郎中鍾蕃勘鏜能事忽有賚駕帖下番所者恕言舊例駕帖下諸司則用司禮監印刑科號皇城各門關防今皆無之何以爲信設駕帖賜死有其人將何如死之恐孤臣節不死恐違君命在雲南九閱月疏二十上三品滿九載進右都御史尋召掌南京都察院事往返衣

書各一案無纖毫增未幾叅贊南京守備遷南京兵部尚書叅贊
如故盡撤管將之占役者一卒不得走私門番使過龍江驛嚴禁
織作工買非奉旨毋得自爲互市考選軍政卽同事者無敢干煩
不便恕而適有與力取中旨改戸部尚書兼左副都御史巡撫南
畿兼總督糧餉恕益日夜孜孜於職下車首延耆碩降色與談民
間利病因而剌及屬吏賢否諸屬吏故已耳恕名其墨不可洗者
鑿風解印綬去留者相濯磨爭欲獻其長以自效以故恕不勞而
治首列諸事上請一以江南諸郡運米至瓜淮水次交兌勞民傷
財不若加以過江米令軍過江兌運一以天下一切納貢賦者苦
於收取趕運多至破家乞嚴禁革一以光祿寺歲供白粲之煩而

粟以食工匠貧子請爲救例一以蘇松所轄衛所官吏旗軍俸糧不供半歲請於起運淮揚倉米將數存留又別派市物料織造絹綵及貢獻花木禽獸請賜蠲省皆報可蘇州時有羨米請以六萬石補常州之夏稅又以補諸府戶口鹽鈔六百萬貫以官田賦太重減耗米十餘萬爲舊例應天鎮江太平寧國廣德官田減半徵而民田全免久之民田多歸豪家官田多歸下戶忱乃爲之損益官田量減其耗民田稍增之公私便焉明年水災奏免秋糧數十萬草半之而周行賑貸其貧者至二百餘萬曰吳人賴之以爲自設巡撫來幾一甲子獨恕與周忱以十八年恕不二年其久與暫不相當然忱彷彿姚元之恕則賢於宋璟矣時文華殿辦事上

林苑監錄事祁義以傳奉陞直隸蘇州府通判恕言臣查得蘇州府原該通判三員一員管府事一員管糧一員管治農皆見任無缺今陞祁義是爲額外冗員官冗則事不歸一而民擾且祁義原任錄事正九品也依例止該陞正八品今陞正六品無乃有壞選法乎選法壞則士無定志而奔競之風起且祁義之爲錄事小官也名寔未加於上下今不繇吏部銓選而傳奉 聖旨陞授開此路後將難止傳奉漸廣不惟倖祿包隸耗國損民將蕪據天下之要地恃寵妄爲正路蔡蕪賢者難進則郡縣之政日益非矣中貴入杜韜以中官下常州取截江網及刻絲觀音羅漢古跡恕疏言帝王之學要在典謨訓誥及無逸旅獒皆帝王脩身治國平天下

之道上不之取而反截江網者何瑣瑣也佛像外道亦不足汙清覽既而中貴王敬挾其千戶王臣所謂王瘸子者以妖術取中旨齎御帑金併引鹽取市圖籍珍玩因而張皇聲勢搜刮商人財寶殆盡官府供億不貲人情洶洶恕乃盡列其姦罪狀三劾奏之王敬亦誣奏恕因而株及常州守孫仁方未決而東廠中貴人尚銘亦發其狀　上始下敬錦衣獄謫戍之併戍其黨十八人而梟王臣首於江南遠近稱快以是益歸心恕又請罷內降官數人又以京師地震乞辭位不許尋復爲南京兵部尚書參贊機務時錢能復奇緣得同心備南京與恕共事然益心服恕語人曰王公天人也吾惟有敬事而已恕諗其少自抑損坦待之卒無害而恕以年

老乞休不許滿九載加太子少保以秦晉饑言便宜十事刑部員外郎林俊疏論中貴人梁方與妖僧繼曉比而益大鎮國永昌等其言直忤旨下詔獄都督經歷張黼捄之亦下獄謫外恕言京師祀天地僅一壇　祖宗暨先聖僅一廟而佛乃至於千餘寺者外也一寺立而移民居者且數百家費內帑數十萬金俊言當不宜罪宜特復其官因併復黼官上雖報聞而中不能無慊以星變還俊黼南京恕因是益自信凡應詔者二十一建白者二十九多報可天下益服恕之直至朝事有所不可必曰王公胡不言也則又曰公疏且至矣而恕疏果至至爲謠曰兩京十二部獨有一王恕公卿大臣皆側目而　上亦微厭之最後所言政令失信尤中

上諱、會南京兵部右侍郎馬顯以病告、忽附批落恕太子少保、以尚書致仕、恕既歸、名益高、臺諫推薦無虛月、庶吉士鄒智等抗章言事、極詆萬安劉吉、而稱王恕彭韶、疏入不報、主事王純論恕忠亮、下純獄、謫思南推官、當是時、天下無事、內則宦戚、外則閣部、各引私朋、置之清顯、及汪直李孜省內外交結、得進退大臣、大臣亦多俛仰、惟恕直節不撓、　上嗣孝廟、即位、先是在東宮時、已聞恕名、至是宦官懷恩以忠直起自謫所、首言恕、於上言官亦交章薦之、即家特召之、命馳驛以來、中途引疾乞休、不許、而改吏部尚書、入見、即加太子太保、恕薦楊守陳、彭韶、張悅、周經、為左右侍郎、耿裕、何喬新、倪岳、皆引置執政、忠諫久廢、如王徽、蕭仲昭、賀欽、迂直

被抑如周瑛祁順金皆薦用裁抑僥倖褒獎之無敢以私干者劉吉在內閣每持恕恕直已不屈會南科道劾吉文言恕且老而賢不當勞以繁劇宜納之內閣備顧問　上報曰朕用蹇義王直故事官恕吏部諫議無所不從何必內閣也劉吉深銜之　上時釋奠文廟恕請加禮於是孔子前籩用幣改太牢改獻爲真徽王請乞歸德等州地土得旨差官會河南鎮巡官責議所司聚賢恕奏言臣仰窺聖意蓋將待其報至若軍民原起科者仍給管業若未起科者悉以與王事固明白但軍民之家人口豈無生息若舊時徵糧地不多而今人口生息者倘將開墾或續置未起科地盡令割去何以聊生且　陛下卽位以來灾異屢見人心未安爲宗

實錄謂恕暫止經筵意實無他傑等之言過矣臣子愛君亦自宜爾愛者愈至責者必行矣

室爲親臣者正宜爲朝廷惜民固本祈天永命夫何以此存心者少希求恩澤者多臣聞徽王得地已不少兼有本等食祿凡吉凶之禮合用之物又出特賜其富貴視朝廷不甚遠而顧與軍民爭尺寸之地哉乞自今有乞恩澤地土者一切報罷則軍民無怨而國家永安矣　上曰空閒地軍民占據者多全不稽考亦非法度況流逋所聚難保無虞以此遣官踏勘非專爲王府也宜悉朕此意是時恕侍經筵方酷暑　上汗而盛服疲不堪請暫輟講於宮中進學報許始恕以直重天下後進慕悅之而　上方開言路各欲有所自見其望恕重而責之深至是御史湯鼐進士董傑都給事中韓重等各疏論經筵日講不宜以暑輟恕非所宜言而傑

尤激怨不懌待罪私第上疏乞休　上曰君臣之間恩猶父子各陳所見以盡乃職何嫌何疑其亟出勿避怨乃復疏露其意謂人見朝廷待臣太重責臣太深欲臣盡取朝事更張之如宋司馬光毋論臣不敢望司馬光今豈亦熙豐時也縱有一二六卿分職臣豈敢越而爲之　上復優詔留之乃止時　上於東宮內臣多所登進又贈服色莊田怨爭之曰伏覩　祖訓條章內府各監局內官俱有定員各有職掌洪武永樂間未嘗額外濫設其太監等官非歷練老成雖有聰明才俊亦不輕授近年以來則不然矣前者　陛下將內官論年遞降蓋矯往命濫陞之弊欲復　祖宗之舊制也近聞又陞一起內官人數頗多不知是前日遞降者不知別

是一起也前既以爲濫而逝降之今以爲不濫而復陞之舉措如此其何以示天下。　上巽詞以報南京守備太監蔣琮與南京科道相訐奏劉吉恨前其嘗劾己票旨給事中方向等貶謫而蔣琮猶自如恕言南京守備太監蔣琮與御史姜綰等訐奏失實例俱有罪今綰等降外侍郎黃孔昭亦以勘事罰俸琮乃獨蒙恩宥人多不平乞追還前旨以消物議　上不允文給事中周紘御史張昺南京教場點軍數少不准被劾守備官奏其罪劉吉票旨令吏部調外任恕執不可吉仍票旨云已從寬恕復奏天下大事賞與罰而已賞必當功罰必當罪此爲治之良法也今不治失伍之罪反責點操之官後來何以使人哉未允臺諫交奏恕言宜聽紘昺

乃得改京任時有工匠以蘆溝橋工乞陞恕言官匠營造乃其職分自成化初年以前修河築堤並無陞官事例至十九年以後築蘆溝橋決口恭愼夫人墳墓大慈恩寺殿宇始濫陞匠官并欽天監太醫院等衙門日增月益大壞名器比因科道之言一切罷去識者以爲太平盛事今一旦復濫陞如舊人其謂何比者營先帝山陵所役軍匠至四萬人亦未嘗有陞職者此役較之山陵不及二分之一顧欲妄濫陞官甚失輕重之序況修城等役今方並興若俱炤例其爲冗濫又復如前豈不爲新政之累 上從其言御史湯鼐壽州人也前以經筵譏恕又嘗論閣臣歸過於 上無人臣禮會萬安尹直去鼐日夜酬呼曰小人退君子進雖劉吉尚在

不足忌也吉乃使御史魏璋伺之會壽州守劉槩以書稱之引夢中見一人牽牛陷澤中槩手提牛角引之而上以人牛象國姓此國勢危而槩安之也璋遂以此劾之下詔獄欲坐槩妖言論斬而槩亦以誹謗妖言論罪恕力辨其不然　上命姑緩之迨法司讞上槩竟皆得減死陝西巡按御史李興有風裁而微過刻為同事者所中以多杖人死當大辟恕謂非故禁故勘於法不當大辟亦減從戍初司樂徐啓端已經革罷尚書劉岌題稱本寺缺官供祀乞復其官恕議　陛下嗣位之初首罷傳陞官員奔競稍息今劉岌欲將徐啓端復職食祿是為傳陞官員立赤幟也若用一人將數千百相率而來豈勝煩擾宜格不行又徽王乞陞均州為府晉

王乞為世子別設典膳又乞醫生王玉傳奉陞院判御馬太監陳富傳奉親王奏討醫士張駒等二名恕力論止之修理河橋工竣太監李廣乞陞工匠官四人冠帶者五人恕又上言　陛下嗣承大統之初中外臣民翕然愛戴者固緣　祖宗德澤及人之深亦緣　陛下首頒詔旨革罷傳奉冗官驅逐妖僧邪士不受貢獻停止織造裁省冗費數者有以動之也臣等受　陛下大恩忝居銓選之司若於用人得失漫不可否惟順旨而行竊恐陰壞大事失天下心雖死何贖是以不避斧鉞之誅屢進逆耳之言無非欲匡輔至治少盡臣職而已且如前者太監李興奏陞蘆溝橋管工副使潘浩等　陛下已納臣言特降賞賜今太監李廣奏將修城垣

冠帶官尚禮等量加俸級　陛下却降陞賞之旨是功同而賞異也臣等固不知李興之意有無不下在他人必將復比例上請矣況尚禮等多前時華罷傳奉官員前日華之巳得衆心今日陞之豈不失衆心乎又況華罷之官千百餘員因尚禮等又得陞職未免復尋蹊徑夤緣求進不知何以處之欲不爲聖政之累難矣且正統年間營建宮殿包砌京城等工如彼其大陞授匠官尚不越五六員今此之役較前功不及萬分之一反陞如此之多不亦異乎不行又言臣力竭矣惟　陛下慎之將來耳　上溫旨報聞是時工役頻興請乞相繼怨罔不力言極諍不暇討其允否也壽寧伯張巒請給勳號并誥劵怨言昔錢太后正位中宮五十年錢承

宗始封伯王太后正位中宮二十年王源始封伯皇后正位中宮纔三年也即蒙恩封伯今又急有此請恐人情驚愕有累聖德乞遲數年以息人言　上不從徐生者太醫院諸醫也傳陞院判恕執奏下吏部會禮部太醫院同御藥房太監選用恕力爭　祖宗未有吏部會內官推選官員例成憲不可更末流不可捄　上曰徐生書藥與院判恕遂乞休疏奏上　上曰卿持正輔佐朕心知之勿辭既而文華殿降陞中書杜昌守奏請復職恕又言比因太醫院院判徐生夤緣復用臣等言之科道言之俱不見聽以致文華殿書辦中書舍人杜昌守輙敢効尤此御史滕祐所以反覆懇懇言之也伏望將徐生杜昌守執送法司明正其罪庶紀綱不壞

弊端可絕若置而不論則傳奉降革官員又何憚而不爲奏擾哉
奏上得旨杖目守具奏煩擾希求復職本當執問姑貸之令仍舊
供事時御醫王玉自陳效勞春宮乞陞職吏部請逮問得旨王玉
免送問降俸二級後有奏擾者送問不宥於是恕言　陛下即位
之初裁革冗官太醫院堂上止留院使一員院判二員額外濫設
者俱降御醫供事玉本以傳奉陞至院判亦在降中今又以自陳
陞俸二級　陛下若聽臣等所言將玉置之於理是爲懲有罪法
之正也免其送問是爲宥有罪猶之可也今既免其送問又陞俸
二級是爲賞有罪矣豈可乎哉若臣等不言後來復有乞陞奏擾
者却行執奏其何以服彼心亦何以服天下之心欲天下不謂臣

等竊按臣得乎伏望收回陞俸之命令玉仍以舊職供事庶不累

陛下初政之美從之總督兩廣都御史秦紘糾總兵安遠侯柳景不法而為景所誣與俱罷紘復言柳景當追贓聖恩免之矣而恩不及秦紘是為地方軍民之害者可恕而除地方軍民之害者不可用何以服人心乎卒奏起紘為戶部尚書山西叛賊王良等既伏誅或議除其黨千餘輩紘以為脅從宜免議始定九載考最授光祿大夫柱國輸及三代 上念紘老大風雨雪免朝又免午朝以疾告輒遣中貴人存問御醫視脉牲米酒饌相繼而歲時鮮異金綺之賜與內閣輔臣埒內批罷政司經歷高祿為本司參議紘言祿由吏科目自能建剝而祿求趣陞非所以貴祿幸以天下

之官待天下之士勿以親戚妨公議事乃止恕遇事輒言有不合即引疾求退　上每温言留恕內閣滋不悅謂恕好名時有建白多謂業已行矣恕言天下事設有未當雖十易之不為害若謂已行無及則古之納諫如流者豈皆未行乎恕以為不得其職連疏乞休皆不許但執政猜忌日深明示幽抑其舉羅明丘鼐則謂私故舊票旨留遼方用舉太僕寺少卿白思明為僉都巡撫延綏則諷御史魏璋等劾其不協人望調外任知府甚至臺諫劾巡撫及藩郡官俱票旨黜革不繇吏部定擬恕屢疏辨明求退則票旨云不必深辨及亟去任執政丘濬又不悅之訕其好名時丘濬掌詹事府事加太子太保而以禮部尚書故班恕下既入直文淵閣兼

大學士恕尙持其吏部銜且先貴猶據其上溥意弗善也及是考察外察天下布按二司及府州縣等官年老有疾并罷軟不謹貪酷才力不及者共一千四百員又雜職一千一百三十五員請如例罷黜并調用　上曰諸考退官俱照舊例行其方面知府仍指陳老疾等項實跡以聞毋虛文泛言以致枉人府州以下有到任未及三年者亦通查具奏既而恕等各開具上請且言府州以下官勤慎盡職者固多貪鄙無用者不少貪鄙無用者留一日則民受一日之殃是必待三年而後黜之於彼則固當感激於民則未免怨嗟昔人有言一家哭何如一路哭此殃民誤事官雖年淺亦不可不黜也　上曰人才難得事貴得實人貴改過　祖宗愛惜

人才、凡百官考滿、初任再任有平常不稱者、俱令復職、必待完年、
然後黜降、今或因一人無根之言、而遂革其積勤所得之官、使之
泯然不敢伸理、是豈治世所宜、有爾等皆因習舊弊、不能改正、今
姑從所開具者處之、其方面知府年老未滿六十、有疾不妨治事、
素行不謹、在陞任之先、及見任不謹罷軟無爲、非本部訪有實跡、
或有巡撫巡按只是一處開報等、其餘官員到任未及二年、非老
疾貪酷顯著者、俱留治事、恕因自陳年老病作、謗毀日至、乞賜歸
田里、以全始終、 上曰、卿朝廷老臣、偶有疾、宜善調理、不允休致、
既而恕復申前請、 上曰、卿引疾求退、已有旨勉留、不必固辭、時
考察官奏上請黜、而中旨復留者九十餘員、既而科道又交章請

黜遺漏及宜退復留者復命吏部指實跡恕詳覈各官考語及本部訪察者以聞得旨但憑攷語恐未爲實仍令恕所訪廣東僉事詹雨等事實具奏於是恕知言不見用且疑濬故以計窘之求去益力矣居無何太醫院院判劉文泰奏恕矯詐強悍妄行選補御醫吏目非故事及里居日托人作傳而鏤行之曰大司馬三原王公傳其疏詞不見行者皆曰不報以彰先帝拒諫之失自比伊周無人臣禮有旨令恕看詳回奏恕不懌意文泰受之丘濬且疏辯謂臣傳作於成化二十年而致仕乃在二十二年此非有怨於先帝者即臣傳内所言皆足以昭先帝納諫之盛何名彰惡且文泰無賴小人其逞此機巧深刻之詞非老於文學陰謀詭計者不能

乞於午門面究文泰主使之人以正紀法逐下文泰錦衣獄獄具謂文泰嘗謁丘濬語及恕傳濬謂此沽直謗君也傳若行有梟傑聞之　上罪當不小文泰自是心動具奏欲論恕以語故爲民御史吳禎禎見內有尚書五子之歌等語因言待我舉奏爲先帝報不平雖死不悔又爲之潤色其草而授之因請逮恕及濬禎面質　上爲左文泰秩而責恕賣直沽名宥之焚其傳草而罷濬禎不究恕意不能平復上疏辨復不聽而恕自此屈矣於時懇疏乞休至再三乃許之聽馳驛有司月給廩二石歲給夫二人不賜勑而文泰心怏怏謂濬不能爲之地又二歲濬卒文泰往弔其夫人叱之出曰爲若而使我相公齮王公負不義名於天下何弔爲時人

恢之在任凡四十五年所上者三千餘疏皆忠直剴切家居無恙日玩大學諸書草石渠意見能發前賢所未發嘗自言我耄老理會學問爲紳大夫過三原里者必屏呵從謁之再拜質疑恕應之不少勌如是者十餘年而爲正德改元之歲恕九十矣 天子遣行人齎手勅牢醴綵幣存問益月廩歲夫而諭之言恕乃復疏言數事曰嚴軍法以肅邊境戒冗費以節財用重官爵以惜名器禁僭侈以化民風存羨餘以備不虞給民業以均貧富又三年卒恕飲食兼人至其日小疾已閉戶獨坐忽有聲若雷白氣瀰漫入視之瞑矣訃聞 上爲輟朝予祭葬特贈六官贈特進左柱國太師謚端毅恕有五子十三孫多賢顯而少子承裕遂爲南京戶部尚

書有學行不犢其筆

太常氏曰愚讀端毅疏稿而知先哲之所以告君者矣其言質而不文其說直而不激如家人父子之相告語事明意盡不益一詞而忠誠懇惻憂世愛主之意洋溢其間使讀之易曉聽之易動且其所言皆當官盡職未嘗有一言之出位侵官釣奇賣直盜名取寵者豈若今世之漫衍支離以闘靡巧詆深文以爲訐藏機隱毒以爭勝哉是以前後三千餘疏非剴切主上則催抑宦倖卒未嘗以言取禍雖繇主之聖明亦端毅之就事論事不文不激得之也說者謂其憂世之志如希文經世之才如君實直諫如長孺惠愛如子產信然哉其爲冢宰凡所獎拔一一皆海內名流而林乙轉

傳奉雖卑官冗秩不一假借傳曰惟賢者能以人事君又曰惟名與器不以假人斯其爲眞冢宰乎

皇明輶世編卷之二終